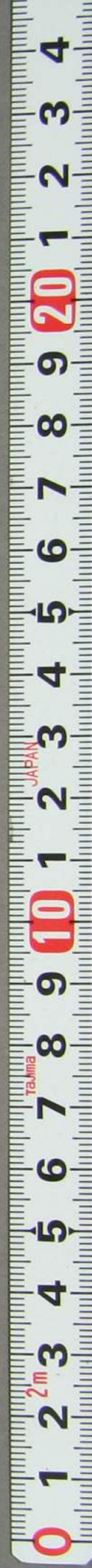




21
1586
8



門八遠2143
1586
卷

第二十回



因潘金蓮生一宋金蓮。又因潘金蓮之遺失金蓮引
出宋金蓮之遺下金蓮。潘金蓮遺失金蓮入陳敬濟
手。宋金蓮遺下金蓮為西門慶牧則西門慶解潘金
蓮之金蓮。以與敬濟。而敬濟乃得金蓮。宋金蓮自解
其金蓮。以與西門慶。而乃留為潘金蓮快志之地。遂
致失一金蓮。而又得一金蓮。且因既失復還之金蓮。
引出新做之金蓮。因金蓮新做一金蓮。遂使玉樓亦
做一金蓮。瓶兒亦做一金蓮。今此回春初亦做一金
蓮。見得數人呼吸相通。一鼻孔中出氣。不謂一金蓮。

之輩生出兩回無窮文字。

朝廷賞太師以爵太師賞人以爵其受賞之人又得
分其爵以與其家人夥計夫使市井小人皆得銀爵
則朝廷太師已屬難言况乎并及其市井小人之家
人夥計哉甚矣朝廷太師之恩波爲可惜也。

一部炎涼書不寫其熱極如何令其涼極今看其生
子加官一齊寫出可謂熱極矣。

夫寫其生子必如何如何雖極力描寫已落穢套今
看其止令月娘一忙衆人一齊在屋金蓮發話雪娥
慌走几段文字下直接呱的一聲遂使生子已完真

是異樣巧滑之文而金蓮妬口又白描入骨也。

官哥兒非西門之子也亦非子虛之子并非竹山之
子也然則誰氏之子曰鬼胎何以知之觀其寫獅子
街靠喬皇親花園夜夜有狐狸托名與瓶兒交而竹
山去夜與鬼交則知其爲鬼胎也觀後文官哥臨死
瓶兒夢子虛云我如今去告你是官哥卽子虛之靈
爽無疑則其爲鬼胎益信矣况翡翠軒瓶兒臨月而
西門不知可知非西門之子子虛前年臘月死又二
年六月方生官哥非子虛之子又明至于竹山一經
逐散之後毫無一字提起且竹山以六月贅瓶兒內

云起了往鋪子內睡則亦相好無多日而使一度生子當兩月後逐竹山之時竹山豈無一語及此卽使瓶兒自知則嫁西門後以竹山初贅筭至四月內已十月滿足卽胎有過期者而瓶兒能不于三月內自存地步乎必待翡翠軒方自己說明是子虛之孽乘喬皇親園鬼魅之因已胎于內而必待筭至瓶兒進門日起合成十月一日不多不少此所以爲孽也不然豈如是之巧哉蓋去年八月二十娶瓶兒隔三日方入瓶兒房中今年六月二十三日生官哥豈非一日不多少乎吾故曰孽也未有如是之巧者也

內篇月娘房中奪生卹物明點後文月娘小產之因

第三十回

蔡太師單恩錫爵

西門慶生子加官

詞曰

十千日日索花奴。
金吾。侵幘露桃初結子。妬花嬌。身忽賺雞欄中。
姊妹半愁娛。

右調浣沙溪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箇洗畢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在穿廊下。一張涼椅兒上。納鞋。又以春梅納鞋上。下。只說。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騰的觀看春梅問道。你有雙。

琴童兒

角門首

舒騰

觀看

問道

你有

說那琴童見秋菊頂着石頭跪在院內只顧用手往來敲
春梅罵道怪因根子有甚話說就是了、指手畫腳怎的那
琴童笑了半日方纔說看攻的張安在外邊等爹說話哩
春梅道賊囚根子張安就是了何必大驚小怪見鬼也似
悄七兒的爹和娘睡着了驚醒他你就是死你且叫張安
在外邊等七兒琴童兒走出來外邊約等勾半日又走來
角門首惹探問道爹起來了不曾春梅道怪囚失張員勢
說我一跳有要沒緊兩頭遊魂哩琴童道張安等爹說了
話還要趕出門去怕天晚了春梅道爹娘正睡的甜七兒
的誰敢攪擾他你教張安且等着去十分晚了叫他明日

去罷正說着不想西門慶在房裏聽見便叫春梅進房問
誰說話春梅道琴童說攻上張安兒在外邊見爹說話哩
西門慶道拿衣我穿等我起去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
衣裳金蓮便問張安來說甚麼話西門慶道張安前日來
說咱家坟隔壁趙寡婦家庄子兒連地要賣價銀三百兩
○祖寫生子加官即先拜後清明日一筆冷熱二字可嘆○
我只还他一百五十兩銀子叫張安和他講去裏面一賬
○四○泉○出○現○市○井○人○欲○官○矣
井四箇井圈打水若買成這庄子展開合爲一處裏面蓋
三間捲棚三間廝房登山子花園井亭射箭所打毬場要
子去處破使幾兩銀子收拾也罷婦人道也罷咱買了罷
明日你娘每上坟到那裏好遊玩耍子說畢西門慶往前

邊和張安說話去了。金蓮起來，向鏡臺前垂紗粉臉，再整雲鬟出來。院內要打秋菊，那春梅旋去外邊，叫了琴童兒來吊板子。金蓮問道：「叫你拿酒，你怎的拿冷酒與爹吃？」原來你家沒大了，說着，你还釘嘴銜舌兒的，喝聲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才二十板子。那琴童兒打到十板子，上多虧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饒了他十板子。打狗一回作映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放他起來，厨下去了。李瓶兒道：「老潘領了箇十五歲的了頭，後邊二姐兒買了房裏使喚，要七兩五錢銀子，請你過去瞧。」金蓮隨與李瓶兒一同後邊去了。李嬌兒果問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了

改名夏花兒，房中使喚不在話下。單表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担，正值炎蒸，天氣路上十分難行，免不得飢渴飲。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店安下。到次日賞拍馱箱禮物，運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候。來保教吳主管押着禮物，他穿上青衣，逕向守門官吏唱了箇喏。那守門官吏問道：「你是那里來的？」來保道：「我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員外家人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官吏罵道：「賊少死野囚軍，你那里便與你東門員外、西門員外、俺老爺當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論三台八位，不論公子王孫，誰敢在老爺府前這等稱呼？趁早拜後，內許有認的來保的，便安。」

撫來保說道此是新參的守門官吏總不多幾日他不認
的你休怪你要稟見老爺等我請出翟大叔來這來保便
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重一兩遞與那人那人道我到不
消你再添一分與那兩箇官吏休和他一般見識凡個那
人情來保連忙拿出三包銀子來每人一兩都打發了那
官吏總有些笑容兒說道你既是清河縣來的且畧候候
等我領你先見翟管家老爺總從上清寶香官進了香回
來書房內睡良久請將翟管家出來穿着涼鞋淨襪青絲
絹道袍來保見了忙磕下頭去翟管家答禮相還說道前
者累你你來與老爺進生辰担禮來了來保先遞上一封

揭帖脚下人捧着一對南京尺頭三十兩白金說道家主

西門慶多上稟翟參無物表情這些薄禮與翟參賞人前

者掄客王四之事一語和去陳洪已後
自與翟謙往來矣多蒙翟參費心翟

謙道此禮我不當受罷罷我且收下來保取出上大師壽

禮帖兒看了還付與來保分付把禮抬進來到二門裏首

伺候原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倒座來往雜人都在那裏待

茶須臾一箇小童拿了兩盞茶來與來保吳主管吃了少

頃太師出所翟謙先稟知太師然後令來保吳主管進見

跪于階下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吳

主管各抬獻禮物但見黃烘烘金碧玉盞白晃七滅數個

人錦綉蟒衣五彩奪目南京紵段金碧交輝湯羊美酒盡
貼封皮異菓時新高堆盤盒如何不喜便道這禮物決不
好受的你還將回去慌的來保等在下叩頭說道小的主
人西門慶沒甚孝意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賞人太師道既
是如此令左右收了傍邊應人等把禮物盡行收下去
太師又道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下書
與你巡撫侯爺說了可見了分上不曾堂上太師所來保
房之事如此
道蒙老爺天恩書到眾監客就都放出來了太師又向來
保諒道累次承你主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
身上可有甚官役來保道小的主人一介鄉民有何官役

太師道既無官役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劄

付以告身為賞賜是

我安你王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做

個理刑副千戶頂補千戶賀金的員缺好不好來保慌的

蓋以千戶酬賀禮也

叩頭謝道蒙老爺莫大之恩小的家主舉家粉首碎身莫
能報答于是喚堂候官抬書案過來即時僉押了一道空
名告身劄付把西門慶名字填註上面列銜金吾衛衣左
所副千戶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又向來保道你二人替
我進獻生辰禮物多有辛若因問後邊跪的昇你甚麼人
來保總待說是夥計那吳主管向前道小的是西門慶舅
子名喚吳典恩太師道你既是西門慶舅子我觀你倒好

箇儀表喚堂候官取過一張劄付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
做箇驛丞倒也去的那吳與恩慌的磕頭如搗蒜又取過
一張劄付來把來保名字填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
尉又是大帥的當俱磕頭謝了領了劄付分付明日早晨
吏兵二部挂號討勘合限日上任應役又分付翟謙西廂
房骨待酒飯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不在話下看
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好臣當道逸佞盈朝高楊童
蔡云箇好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陞官指方
補債八字寫盡賣絲鑽利者驟陞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
未未之弊不除以致風俗頹敗雖官污吏遍滿天下役煩賦興民窮

盜起天下騷然不因奸佞居台輔合是中原血染人二句
妙當下翟謙把來保吳主管邀到廂房管待大盤大碗飽
餐了一頓翟謙向來保說我有一件事央及你爹替我處
處未知你爹肯應承否來保道翟爹說那裏話蒙你老人
家這等老爺前扶持看顧不揀甚事但肯分付無不奉命
翟謙道不瞞你說我答應老爺每日止賤荆一人我年將
四十常有疾病身边通無所出央及你爹你那貴處有好
人才女子不拘十五六上下替我尋一箇送來該多少財
禮我一一奉過去又是太師的家人說畢隨將一封人事
并回書付與來保又送二人五兩盤纏來保再三不肯受

說道剛纔老爺上已賞過了，翟爹還收回去。翟謙道：那是老爺的，此是我的，不必推辭。當下吃畢酒飯，翟謙道：如今我這里替你差箇辦事官，同你到下處，明早好往吏兵二部。桂號就領了勘合，好起身。省的你明日又費往返。我分付了去，部裏不敢遲滯。你文書一面換了箇辦事官名，喚李中友。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裏，挂了號，討勘合來。回我話。那員官與來保、吳與恩作辭，出的府門來，到天漢橋街上白酒店內，會話來保。管待酒飯，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曲盡人情約定明日絕早到吏部，然後到兵部都挂號。討了勘合，聞得是太師老爺府裏誰敢遲，而顛倒奉行。

吾衛太尉朱勳即時使印，拿了票牒，行下廳司，把來。又注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差，又拿了箇拜帖，回翟管家。兵部太尉所行是之事如此如此。不消兩日，把事情幹得完備。有日領頭日起身，星夜回清河縣來報喜。正是

富貴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郤通成。

且說一日三伏天氣，十分炎熱。西門慶在家中聚景堂上，大捲棚內賞玩荷花，避暑飲酒。吳月娘與西門慶俱上坐，諸妾與大姐都兩邊列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箇家樂在傍彈唱。怎見的當日酒席，但見

盆栽綠草瓶揮紅花，水晶簾捲鬢髮雲。句屏開孔雀盤

堆麟脯佳人笑捧紫霞觴。盈浸水桃。美女高擎碧玉觥。
食烹異品。菓獻時新。絃管謳歌。奏一派。声清韵美。綺羅
珠翠。擺兩行舞女歌兒。當筵象板。撥紅牙。遍体舞裙鋪
錦綉。消遣壺中閒。日月遨遊。身外醉乾坤。

妻妾正飲酒中間。坐間不見了李瓶兒。月娘向綉春說道。
你娘往屋裏做甚麼哩。綉春道。我娘害肚裏疼。搔着哩。月
娘道。还不快对他說去。休要搔着。來這裏。听一回唱罷。西
門慶便問月娘怎的。月娘道。李大姐忽然間肚裏疼。屋裏
倘着哩。我使小丫頭請他去了。因向玉樓道。李大姐七八
臨月。只怕撓撒了。潘金蓮道。大姐。他那里是這箇月約。

他是八月裏孩子。這早哩。

如日偏不飽。人偏有帳簿。

西門慶道。既是早

哩。便了頭。請你六娘來听唱。不十時。只見李瓶兒來到。月
娘道。只怕你掉了風。冷氣你吃上。鍾熱酒。管情就好了。引
不一時。各人面前斟滿了酒。西門慶分付春梅。你每唱箇
人皆畏夏日。我听那春梅等四箇。方纔筆排雁柱。既跨鱗
綃。啟朱唇。露皓齒。唱人皆畏夏日。那李瓶兒在酒席上。只
是把名頭。忒恹着。也沒等的唱完。就回房中去了。又一月
娘听了詞曲。耽着心。使小玉房中。瞧去。回來報說。六娘害
肚裡疼。在炕上打滾哩。慌了月娘道。我說是時候。這六姐
還說早哩。还不喚小厮快請老娘去。西門慶即令平安

不看他描他是有孩子的姐七又有時運人怎的不看他
就說玉樓頭裏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只怕是八月裏的
妙絕姍態教大姐七白捨白相我想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
日玉樓道我也只說他是六月裏孩子金蓮道這回連你
也詭刀了我和你恁算如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
女兒當年懷入門養一箇後婚老婆漢子不知見過了多
少也一兩箇月絕坐胎就認做是咱家孩子我說差了若
是八月裏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跌小板兒
兒糊險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哩失逃了家鄉那里尋鑽
兒去正說着只見小玉抱着草紙糊接并小褥子兒來孟

玉樓道此是大姐七自預備下他早晚用的今日日備
應急兒金蓮道一箇是大老婆一箇是小老婆明日兩箇
對養十分養不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俺每是買了箇母雞
不下蛋莫不吃了我不成又道仰着合着沒的狗咬尿胞
虛歡喜恨可玉樓道五姐是什麼話以後的他說話不防頭
腦只低着頭弄裙帶子並不作聲應答他少頃只見孫雪
娥聽見李瓶兒養孩子從後邊慌七張七走來觀看不防
黑影裏被臺基險些不曾絆了一交百此又觀雪娥金蓮
看見教玉樓你看勤的小婦奴才你慢七走慌怎的搶
命哩黑影子絆倒了磕了牙也是錢養下孩子來明日賞

你這小婦一箇紗帽戴良久只听房裏呱的一聲養下
了支字梨花蔡老娘道對當家的老爹說討喜錢分她
一位哥兒吳月娘報與西門慶西門慶慌忙洗手天地祖
先位下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又房王皇廟要
祈子母平安臨盆有慶坐草無虞這潘金蓮听见生子孩
子來了合家欢喜乱成一塊越發怒氣還自去到房裏自
閉門戶向牀上哭去了總是現如婦身說時宜和四年
申六月廿三日也正是死日笑恨清地耳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蔡老娘收拾孩子咬去臍帶埋單衣胞熬了此定心湯
發李瓶兒吃了安頓孩兒停當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
飯臨去西門慶與了他五兩一定銀子許濟三朝來還與
他一疋段子這蔡老娘千恩萬謝出門當日西門慶進房
去見一箇滿抱的孩子生的甚是白淨心中十分歡喜合
家無不歡悅晚夕就在李瓶兒房中歌呀不住來看孩兒
次日巴天不明起來拿十副方盒使小厮各親戚隣理處
分投送喜麪應伯爵謝希大听见百門慶生了子送喜麪
來慌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西門慶留他捲棚內吃麪
剛打發去了正要使小厮叫媒人來尋養娘忽有薛嫂兒
領了箇奶子來原是可嘆小人家媳婦兒年三十歲新近丟了

孩兒不上一箇月，男子漢當軍過不的，恐出征去無人養贍，只要六兩銀子賣他。月娘見他生的乾淨，對西門慶說，兌了六兩銀子，留下取名如意兒，教他早晚看妳哥兒，又把老馮叫來暗房中使喚，每月與他五錢銀子，管領他衣服。○接○下○更○熱○鬧正熱鬧一日，忽有平安報來，保吳主管在東京回，還見在門首下頭口不一時，二人進來，見了西門慶報喜，西門慶問喜從何來，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進禮一節，從頭至尾說道。老爺見了禮物甚喜，說道：我累次受你主人之禮，無可補報。朝廷欽賞了他幾張空名誥身，劄付就與了爹一張，把爹名姓填注在金吾衛副千戶之職。

在本處提刑所理刑，頂補賀老爺員缺，把小的做了銜錢衛校尉，填注鄆王府當差。吳主管陞做本縣驛丞，于是把一樣二張印信劄付，并吏兵二部勘合，并誥身都取出來，放在桌上，與西門慶觀看。西門慶看見上面銜着許多印信，朝廷欽依事例，果然他是副千戶之職，不覺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便把朝廷明降拿到後邊，與吳月娘眾人觀看，說：太師老爺抬舉我陞我做金吾衛副千戶，居五品大夫之職，你頂受五花官誥，做了夫人，又把吳主管攜帶做了驛丞，來保做了鄆王府校尉，吳神仙相我不少紗帽戴，有幾場登雲之喜。今日果然不上半月，兩樁

喜事都應驗了。又對月娘說：李大娘養的這孩兒，甚是脚硬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來保進來，與月娘眾人磕頭，說了回話。分付明日早把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裏，與夏提刑知會了。吳主管明日早下文書到本縣，作辭西門慶回家去了。到次日洗三畢，眾親隣朋友一聚，都知西門慶第大箇娘子，新添了娃兒，未過三日，就有如此美事。官祿臨門，平地做了千戶之職。誰人不來趨附，送禮慶賀人來人去，一日不斷頭。常言：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熱極正是

時來頭跌有光輝

運退真金無顏色

第三十一回

此回已伏瓶兒母子俱死之機也。何則？官哥生而書童始來，瓶兒死而書童即去。中間瓶兒兼如書童，且內室乞恩，書童寔附瓶兒，兩三章約金蓮寔走書童。然則寫書童乃又寫瓶兒受妬之時，外更有一以色進身入宮見妬之男寵以觀之，見金蓮一妬而無所不用其如，而藏壺一事寔為後三章約法之根。有如前讀法內所云者也。

藏壺一事而三用之。一見玉簫之私書童。二見金蓮之爭閒氣。三見西門之偏愛瓶兒官哥也。

藏壺偷金二事。而于琴童。竟不一問。牙夏花財撥而
且必欲賣之。其愛瓶兒處自見。

開宴內。却特用兩太監。說出三套詞曲名色。將一部
主意間架。前後排場說盡。當極炎熱時。如何插入冷
調。然不于此處下針砭。又何以敬醒世人。故用三太
監也。

月娘良家婦也。一旦妓者來認女。月娘當怒叱之不
暇。乃反喜而受之。其去娼家幾何哉。况桂姐乃西門
梳籠之人也。其夫迷此人。賢者當勸其夫。卽不賢者
每寧拒此人。乃西門迷之而不能勸。已反引之于膝
下。以爲乾女兒。是自以鴉兒自居也。月娘真乃迷而不
悟。

第三十一回

琴童兒藏壺搆藥

西門慶開宴為歡

詩曰

幽情憐獨夜

花事復相催

欲使春心醉

先教玉友來

濃香猶帶感

紅暈漸分腮

莫醒沉酣恨

朝雲逐夢回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

帽又喚趙裁上剪尺頭備造圓領是初做官又叫許多匠人釘了七

八條帶不說西門慶家中熱鬧且說吳典恩那日走到應

伯爵家把做驛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問西門慶借銀子上下使用許伯爵十兩銀子相謝說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拉起說道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攜帶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尋常小可因問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吳典恩道不瞞老兄說我家活人家一文錢也沒有到明日上任叅官贖見之禮連擺酒并治衣服鞍馬少說也得七八十兩銀子如今我寫了一紙文書在此也沒敢下數兒望老兄好友扶持小人事成恩有重報伯爵看了文書因說吳二哥單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來也不勾使依我取筆來寫上一百兩兩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錢你且得手使了到明

日做了官慢也陸續還他他也不遲俗語說得好借米下得

鍋討米下不得鍋哄了一日是兩晌

伯爵之惡更甚于吳典恩吳典恩

听了謝了又謝于是把文書上填寫了一百兩之數兩箇吃了茶一同起身來到西門慶門首平安兒通報了二人進入裏面見有許多裁縫匠人七手八脚做生活西門慶和陳敬濟在穿廊下看着寫見官手本揭帖見二人作揖讓坐伯爵問道哥的手本劄付下了不曾西門慶道今早使小价往提刑府下劄付去了還有東平府并本縣三本如今正要叫賁四去下說畢畫童兒拿上茶來吃畢茶那應伯爵並不題吳王管之事走下末且看匠人釘帶西門

慶見他拿起帶來看就賣弄說道你看我尋的這幾條帶
何如伯爵極口稱讚誇獎說道虧哥那裏尋的都是一條
賽一條的好帶難得這般寬大別的倒也罷了只這條犀
角帶并鶴頂紅就是滿京城拿着銀子也尋不出來不是
面獎就是東京衛主老爺玉帶金帶空有也沒這條犀角
帶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角不值錢水犀號作通
天犀假在行何處生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內分水爲兩處
此爲無價之寶因問哥你使了多少銀子尋的西門慶道
你們試估估價值伯爵道這箇有甚行款我每怎麼估得
出來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罷此帶是大街上王昭宣府
裏的帶昨日一箇人聽見我這裏要巴巴來對我說我着
賈四拿了七十兩銀子再三回了來他家還張致不肯定
要一百兩伯爵道難得這等寬樣好看哥你到明日繫出
去甚是霍綽就是你同僚問見了也愛誇美了一回坐下
西門慶便向吳主管問道你的文書下了不曾伯爵道吳
二借債秘訣哥正爲要下文書今日巴七的央我來激煩你蒙你照
顧他往東京押生辰担雖是大師與了他這箇前程就是
你抬舉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說不的一品至九品都
是朝廷臣子但他告我說如今上任見官擺酒并治衣服
之類其要許多銀子使那處活變去一客不煩二主沒奈

何哥看我面有銀子借與他幾兩率性賜濟了這些事兒。他到明日做上官就唧環結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休說他舊在哥門下出入就是外京外府官吏哥也不知拯濟了多少不然你叫他那裏匿處去因說道吳二哥你拿出那符兒來與你大官人瞧這吳與恩連忙向懷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中人就是應伯爵每月利行五分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說道既是應二哥作保你明日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我料你上下也得這些銀子攪纏子是把本書收了。支○字○猶○香○沾○待後邊取銀子去忽有夏提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拿奉本三班送

了十二各排軍來答應就問討上任日期討問字號衙門

同僚具公禮來賀西門慶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初二

日辰時到任拿帖兒回夏提刑賞了寫字的五錢銀子正

打發出門去了只見陳敬濟拿着一百兩銀子出來叫與

吳主管說吳二哥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便了那吳與恩一

面接銀在手叩頭謝了西門慶道我不留你坐罷你家中

執你的事去留下應二哥我还和你說句話兒那吳與恩

拿着銀子歡喜出門看官去說後來西門慶死了家中時

敗勢衰吳月娘守寡被平安兒偷盜出解當庫頭面在南

瓦子裡宿娼被吳駙丞拿住痛刑拶打教他指攀月娘與

玳安有好要羅織月娘由官恩將仇報此係後事表過不
題又明揮後事乃作正是

不結子花休要種

無義之人不可交

那時賁四往東平府并本縣下了手本來回話西門慶留
他和應伯爵陪陰陽徐先生擺飯正吃着飯只見吳大舅
來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應伯爵也作辭出門來到吳
主管家吳典恩早封下十兩保頭錢雙手遞與伯爵磕下
頭去伯爵道若不是我那等取巧說着他會勝不肯借與
你吳典恩耐謝了伯爵治辦官帶衣類擇日見官上任不
題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約會四衙同僚差人送洋酒賀

又拿帖兒送了一小郎來應年方一十歲本

貫蘇州府常熟縣人名喚小張松原是縣中門子身坐

得清俊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又識字會寫善能歌唱南曲

穿着青緞直裰涼鞋淨襪西門慶一見小郎伶俐滿心歡

喜就拿拜帖回覆李知縣留下他在家答應改換了名字

叫作書童兒與他做了一身衣服新靴新帽不叫他跟馬

叫他專管書房收禮帖拿花園門鑰是祝實念又舉保了

一個十四歲小廝來答應亦改名棋童每日派定和琴童

兒兩個背書袋夾拜帖匣跟馬到了上任日期在衙門中

擺大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承應吹打彈唱此時

李銘也夾在中間來了。後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又為桂
銘來。每日騎着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酒線，揉頭獅
子補子，員領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
道。張打着人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數人，跟隨在街上搖
擺。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并清河左右衛同僚
官。然後親明隣舍，何等榮耀。施為家中收禮接帖子，一日
不斷，正是

白馬紅纓色上新

不來親者強來親

時來頑鉄生光彩

運去良金不發明

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每日坐在刑院衙門中，批所盡刑

問理公事，光陰迅速，不覺李瓶兒坐禱一月，將滿。吳大妗
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七吳大姨喬大戶娘子許多親隣
堂客女眷都送禮來與官哥兒做滿月。院中李桂姐吳銀
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千戶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禮。
坐轎子來慶賀。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所上擺設筵席，請
堂客飲酒。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在席前斟酒。
執壺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只到外邊所上，就脫
了衣服，叫書童寫。於。思。人。盪了安在書房中，止帶着冠帽，進後邊去。
到次日起來，旋使了鬟來書房中取新近收拾大所西廂
房一間做書房，內安床几桌椅，屏幃筆硯琴書之類。書童

兒晚夕只在床脚踏板上鋪着鋪睡西門慶或在那房裡歇早晨就使出那房裏丫鬟來前邊取衣服取來取去不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生得伶俐嬌俊與各房丫頭打牙犯嘴慣熟于是暗和上房裡玉簫兩個嘲戲上了那日○偏○是○月○娘○之○也是合當有事這小郎正起來在窗戶臺上擱着鏡兒梳頭拿紅繩扎頭髮不料玉簫推開門進來看見說道好賊囚你這咱迷描眉画眼的爹吃了粥便出來書童也不理只顧扎包髻兒玉簫道爹的衣服吃了在那裡放着哩書童道在床南頭安放著哩玉簫道他今日不穿這一套分付我叫問你要那件玄色圓金補子絲布員領玉色襯衣

道衣服在厨櫃裏我昨日經收了今日又要穿他姐你自開門取了去那玉簫且不拿衣服走來跟前看着他扎頭戲道怪賊囚也像老婆般拿紅繩扎着頭兒梳的鬚虛籠七的因見他白滾紗漂白布汗褂兒上繫着一個銀紅紗香袋兒一個綠紗香袋兒就說道你與我這個銀紅的罷書童道人家仙愛物見你就要玉簫道你小厮家帶不的這銀紅的只好我帶書童道早是這個罷了儻要是個漢子兒你也愛他罷被玉簫故意向他肩膀上擽了他一把說道賊囚你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画兒不錄分說把兩個香袋子等不的解都揪斷繫兒放在補子內

書童道你好不尊貴把人的鬚子也揪斷被玉簫發訕一
拳一把毆打在身上打的書童急了說姐你休鬼混我待
我扎上這頭髮着玉簫道我且問你没聽見爹今日往那
去書童道爹今日與縣中華主簿老爺送行在皇庄薛公
公那裡擺酒來家只怕要下午時分又聽見會下應二叔
今日兌銀子要買對門喬大戶家房子又伏月娘小產一案那裡吃
酒罷了玉簫道等住回你休往那去了我來和你說話書
童道我知道玉簫于是與他約會下程拿衣服往後邊去
了少頃西門慶出來就叫書童分付在家別往那去了先
寫十二個請帖兒都用大紅紙封套二十八日請官客吃

慶官哥兒酒叫來與見買辦東西添厨役茶酒預備桌面
齊整玳安和兩名排軍送帖兒叫唱的留下琴童兒在堂
客面前管酒分付畢西門慶上馬送行去了吳月娘眾姊
妹請堂客到齊了先在倦棚擺茶然後大廳上屏開孔雀
褥隱芙蓉上坐席間叫了四個妓女彈唱果然西門慶到
午後時分來家七中安排一食盆酒菜邊了應伯爵利陳
敬濟兌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戶家成房子去了堂
客正飲酒中間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壺酒并四個梨一
個杯子送來廂房中送與書童兒吃推開門不想書童兒
不在裡面恐人看見連壺放下就出來了可要作怪琴童

兒正在上邊看酒，冷眼睨見玉簫進書房去，半日出來，只知有書童兒在裡邊，三不知找進去，照不想書童兒外邊去，不曾進來。一壺熱酒和菓子，還放在床底下。這琴童連把菓子藏在袖裡，將那一壺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裏，只見奶子如意兒和綉春在屋裡看哥兒。琴童進門，就問姐在那裡。綉春道：他在上邊與娘斟酒哩。你問他怎的。琴童兒道：我有個好的兒，叫他替我收着。綉春問他甚麼，他又不拿出來，正說着，迎春從上邊拿了一盤子燒鵝肉、一碟玉米，而玫瑰菜、餛飩、蒸餅兒與奶子吃。看見便道：賊囚你，在這裡笑甚麼？不在上邊看酒，那琴童方纔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叫迎春姐，你與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你平白拿來做甚麼？琴童道：如你休管他，此是上房裡玉簫和書童兒小厮七個八個偷了這壺酒和些相子梨，送到書房中與他吃。我起眼不見戲了，他的來，你只與我好生收着。隨問甚麼人來抓尋，休拿出來。我且拾了白財兒着，因把梨和柑子掏出來，與迎春瞧。迎春道：等住回，抓尋壺反亂，你就承當。琴童道：我又沒偷他的壺，各人當場者，亂隔壁心寬，管我腿事。說畢，揚長去了。迎春把壺藏在裡間桌上，不題。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家伙，少了一把壺。玉簫往書房中尋，那裡得來，問書童

說我外边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簫就慌了。一口推在小玉
身主小玉罵道。昏昏了你這淫婦。我後边看茶你抱着執
壺在席上與娘斟酒。這回不見了壺兒。你來賴我向各處
都抓尋不着。良久李瓶兒到房來。迎春如此這般告訴琴
童兒。拿了一把進來。叫我替他收着。李瓶兒道。這四根子
他做甚麼拿進來。後边爲這把壺好不反亂。玉簫推小玉
小玉推玉簫。急得那大丫頭賭誓發咒。只是哭。大丫頭三字又于此
繳。你趁早还不快送進去。哩。遲回管情就賴在你這小
淫婦兒身上。那迎春方纔取出壺送入後边來。後边玉簫
同小玉兩個正嚷到月娘面前。月娘道。賊臭肉。还敢嚷些
甚麼。你每管着那一門兒。把壺不見了。玉簫道。我在上边
跟着娘送酒。他守着銀器家伙不見了。如今賴我。小玉道。
大娘子要茶。我不往後边替他取茶去。你抱着執壺兒怎
的不見了。放屁股大吊了心也怎的。月娘道。今日席上再
無閑雜人。怎的不見了東西。等住回你主子來。沒這壺管
情一家一頓。正乱着。只見西門慶自外來。問因甚嚷乱。月
娘把不見壺一節說了一遍。西門慶道。慢七尋就是了。平
白嚷的是些什麼。潘金蓮道。若是吃一遭酒不見了一把
不嚷乱。你家是王十萬。頭醋不酸到底兒薄。金蓮尾失春
官听说。金蓮此話。譏諷李瓶兒。首先生孩子。滿月就不見

了壺也是不吉利西門慶明聽見只不做聲只見迎春送
壺進來玉簫便道這不是壺有一月娘問迎春這壺端的
往那裡來迎春悉把琴童重從外邊拿到我娘屋裡收着不
知在那裡來月娘因問琴童兒那奴才如今在那裡安
道他今日該獅子街房子裏上宿去了金蓮在旁不覺鼻
子裏笑了一聲白西門慶便問你笑心的金蓮道琴童兒
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裏想必必要瞞昧這把壺的意思要叫
我使小廝如今叫將那奴才來此琴童章持那琴童故也實打着問他個下落不
然頭裏就賴着他那兩個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西門慶
听了心中大怒睜眼看着金蓮說道依着你怎說起

不李大姐他愛這把壺既有了丟開手就是了只管且什
麼那金蓮把臉羞的飛紅了便道誰說姐手裏沒錢說
畢走過一邊使性兒去了西門慶就有陳敬濟進來說話
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罵道恁不逢好奴三等九做賊
強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種子恰似生了太
子一般見了俺每如同生剝神一般越發通沒句好話見
說了行動就睜着兩個毡窟窿要喝人誰不知姐已有錢
明日慣的他每小廝了頭養漢做賊招人奔遍了也休要
管他後又護短爲何說着只見西門慶與陳敬濟說了一回話就
往前邊去了孟玉樓道你還不去他買情往你屋裡去了

金蓮道、可是他說的有孩子屋裡熱鬧、俺每沒孩子的屋
裡、冷。清。正。說。着。只。見。春。梅。從。外。來。玉。樓。道。我。說。他。往。你。屋
裏。去。了。你。還。不。信。這。不。是。春。梅。叫。你。來。了。一。面。叫。過。春。梅
來。問。春。梅。道。我。來。問。玉。簫。要。汗。巾。子。來。不為春梅作襯玉樓問道
你。爹。在。那。裏。春。梅。道。爹。往。六。娘。房。裏。去。了。這。金。蓮。聽。了。心
上。如。搗。上。一。把。火。相。似。罵。道。賊。強。人。到。明。日。永。世。垂。年。就
跌。折。脚。也。別。要。進。我。那。屋。裡。踹。七。門。檻。兒。叫。那。半。拉。的。因
根。子。把。懷。子。骨。搥。折。了。玉。樓。道。六。姐。你。今。日。怎。的。下。恁。毒
口。呪。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賊。三。寸。貨。強。盜。那。鼠。腹。雞。腸
的。心。兒。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無。故。只。是。多。有
了。這。點。尿。胞。種。子。罷。了。難。道。怎。麼。樣。兒。的。做。甚。麼。恁。拍。一
個。滅。一。個。把。人。躡。到。泥。裡。正。是

大風刮倒梧桐樹

自有旁人說短長

這裡金蓮使性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薛大監差
了家人、送了一罈內酒、一牽羊、兩疋金段、一盤壽桃、一盤
壽麩、四樣嘉餚、一者祝壽、二者來賀西門慶、厚賞來人、打
發去了、到後邊、有李桂姐、吳銀兒、兩個拜辭、要家去、西門
慶道、你每兩個再住一日、見到二十八日、我請許多官客、
有院中雜耍扮戲的、叫你二位只管遞酒、桂姐道、既留下
俺、每我叫人家去、回媽聲、放心些、是、把兩人轎子都打

發去了不在話下次日西門慶在大廳上錦屏羅列綺席鋪陳請官客飲酒因日在皇庄見管磚廠劉公七故與薛內相都送了禮求西門慶這裏發請他又送了應伯爵謝希大兩個相陪從飯後二人衣齊整又早先到了

西門慶讓他在捲棚內待茶伯爵因問

位客西門慶道有劉薛二內相府用

做同僚夏提刑團練張總兵衛主范千戶吳大哥吳二哥

喬老使今日使人來回不來連二位通只教客說畢道

有吳大舅二舅到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桌兒擺飯吃畢

應伯爵因問哥兒滿月抱出來不曾西門慶道也是因眾

堂客要看房下說且休叫孩兒出來恐風試着他七姊子

說不妨事叫姊子用被裹出來他大媽屋裡走了迴應了

個日子兒就進屋去了伯爵道那日嫂子這裡請去房下

也要來走七百忙裡舊疾又舉發了起不得炕兒心中急

的要不的如今趁人未到哥倒好說聲抱哥兒出來俺每

同看一看西門慶一面分付後邊慢七抱哥兒出來休要

說着他对你娘說大舅二舅在這裏和應二一參謝爹要看

一看月娘叫姊子如意兒等七被兒畏的緊七的送

到捲棚角門首玳安兒送到捲棚內眾人觀看官哥兒

穿着大紅毛衫兒生前面唇紅甚是富態都誇獎不已

吳大舅二舅與希大每人袖中揣出一方錦段塊壯上帶
着一個小銀墜兒。惟應伯爵是一柳五色線上穿着十幾
文長命錢教與玳安兒好生抱回房去。休要驚唬哥兒說
道。相貌端正天生的。就是個戴紗帽胚胞兒。西門慶大喜
作揖謝了。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上來了。慌的西門
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轆纒鎗
排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敘禮接茶。落
後周守備荆都監夏提刑等衆武官都是錦綉服藤毘大
扇軍牢喝道。須臾都到了門首。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裡面
鼓樂喧天。笙歌迭奏。西門慶迎入。與劉薛二內相見。所
正面設十二張桌席。西門慶就把盞讓坐。劉薛二內相再
三讓遜道。還有列位。只見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
尊。常言三歲內宦居于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之
講。彼此讓過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肯誰爲
東家。咱坐了罷。于是羅圈唱了詞。薛打了恭。列內相居左。
薛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厮在旁打扇。
就坐下了。其次考。應是周守備荆都監衆人。須臾階下一
派簫韶動起樂來。當日這筵席。說不盡食烹異品。菓獻時
新。須臾酒過五巡。湯陳三獻。教坊司俳官簇擁一段笑樂
院本上來。正是

百寶粧腰帶

珍珠絡臂鞦

笑時能近眼

舞罷錦纏頭

笑樂院本扮下去就是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上來彈唱

一個操箏一個琵琶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內相說老大

監分付賞他二人唱那套詞兒劉太監道列位請先周守

備道老太監自然之理不必過謙劉太監道兩個子弟唱

個嘆浮生有如一夢一卸周守備道老太監此是歸隱

嘆世之辭今日西門大人喜事又是誰唱不的劉太監

又道你會唱雖不是八位中紫綬臣官領的六宮中金銀

女妙絕恰令周守備道此是陳琳抱柱金龜誰認今日慶賀

唱不的薛太監道你叫他二人上來等我分付他你記的

普天樂想人生最苦是離別一部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監

此是離別之詞越發使不的薛太監道俺每內官的營生

只曉的答應萬歲爺不曉得詞曲中滋味憑他每唱罷夏

提刑終是金吾執事人員倚仗他刑名官遂分付你唱套

三十腔今日是你西門老爹加官進祿又是好日子又是

弄璋之喜宜該唱這套薛內相問怎的活。貓。是弄璋之喜周守

備道二位老太監此日又是西門大人公子彌月之辰俺

每同僚都有薄禮慶賀薛內相道這等因向劉太監道劉

家咱每明日都補禮來慶賀西門慶謝道學生此一豚大

不足爲賀、到不必老太監費心說畢、喚玳安裡邊叫出吳
銀兒、李桂姐、席前遞酒、兩個唱的唱的四層打扮出來、花枝招展、望
上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起來、執壺斟酒、逐一敬奉、兩
個樂工又唱一套新詞、歌喉宛轉、真有透梁之聲、當夜前
歌後舞、錦簇花攢、直飲至更餘時、分薛內相方纔起身、說
道、生等一者過蒙盛情、二者又值喜慶、不覺留連暢飲、十
分擾極、學生告辭、西門慶道、杯茗相邀、得蒙光降、頓使蓬
壺增輝、幸再寬坐片時、以畢餘興、衆人俱出、位說道、生等
深擾酒力不勝、各躬身施禮相謝、西門慶再三款留、不在
只得同吳大舅二舅等一齊送至大門、一派鼓樂、喧天而

行、燈火燦爛、前遮後擁、喝道而去、正是得多少

歌舞歡娛嫌日短。

故燒高燭照紅粧。

此回上半幅之妙妙在先令桂姐銀兒家去。將諸妓一影後用桂姐先來銀姐愛香金釧三人後來三人先出去桂姐獨後出來一路情節。遂花團錦簇之妙。夫必又寫四妓何哉。蓋于西門做官之後。其勢利豪華于別處描寫。便覺費手。看他筭到。必不止于一遭開宴。開宴正所以熱鬧。而開宴之熱鬧。止用諸妓樂工一襯。便有寒谷生春。花添錦上之致。文字固有襯登法也。

看他于前席散。接後用伯爵二人。要早來代東。

適下。接手寫一官席下始挿入認女正文。層次如畫。官哥彌月。薛太監賀喜之搏浪鼓。却是後文。瓶兒所睹而哭官哥之物。天下事吉凶倚伏。本是如此。又不特文字穿插伏線之巧也。

李桂姐此回是正文。銀姐三人是陪客。然三人內。銀姐又爲解衣一回之線。愛香又爲愛月之因而。玉釧又爲隔花之金釧作引。回知一百回。皆一時成就。方能如針線之聯絡無縫也。

桂姐認女之意。大半爲爭風一節。怕西門今爲提刑。或尋舊恨。再而作者于前。既爲之露出。丁上官破綻。一冷開去。何必又收轉來。不知西門好色。使能一窺其破綻。而卽奮然棄之。猶是豪傑。惟是親眼見其敗露。而終須恋恋不舍。爲其所迷。此所以爲愚也。故桂姐銀兒月兒。畢西門之生。未嘗暫冷。而終西門之喪。杳然並去。西門在時。雖桂姐與王三官百醜皆露。而往來不絕。西門死後。無一是非。而諸妓作者亦絕口不提。卽他妓亦另出名姓。非復此日之一班花柳。豈可嘆可省。

必寫月娘收桂姐爲女兒。總之欲醜月娘。見他一味胡亂處家。不知禮義。雖下同妓女之母。而不知恥。

以此母儀儀型大姐宜評有後文之關總之
更所以醜西門也
愛香口中既為愛月一抬身分又為桂姐一照王三
官文字針線逼真龍門
百忙賀生子之時即入懷嫉一事見金蓮于官哥之
生以及其死無一日甘心也婦人可畏如此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趨炎認女

潘金蓮懷嫉驚見

詩曰

牛馬鳴上風。

聲應在同類。

小人非一流。

○月○娘○桂○姐○異流而同類
要呼各相比

吹彼熏與篋。

翁翁騁志意

願遊廣漠鄉。

舉手謝時輩

話說當日衆官飲酒席散西門慶還留吳大舅二舅應伯
爵謝希大後坐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分付你每明日還
來答應一日我請中四宅老爹吃酒俱要齊備些臨

收拾叫坊

一總賞你每罷眾樂工道小的每無不用心明日都是官
樣新衣服來答應吃了酒飯磕頭去了良久李桂姐吳銀
兒搭着頭出來笑嘻嘻道爹晚了轎子來了俺每去罷
伯爵道我兒你倒且是自在二位老爹在這裡不說唱個
曲兒與老舅聽就要去罷桂姐道你不說這一聲兒不當
啞狗賣俺每兩日沒往家裡去媽不知怎麼盼哩伯爵道
盼怎的玉黃李子兒插了一塊兒去了西門慶道也罷教
他兩個去罷本等連日辛苦了咱叫李銘吳惠唱罷問道
收拾唱的你吃了飯了桂姐道剛纔大娘留俺每吃了于是齊磕頭
下去西門慶道你二位後日還來走走再替我叫兩個不

收拾小優

拘鄭愛香兒也罷韓金釧兒也罷我請親朋吃酒伯爵道
造化了小淫婦兒教他叫又討提錢使桂姐道你又不是
架兒你怎曉得恁切說畢笑的去伯爵因問哥後日請
便輕薄人却是自己拾官休

誰西門慶道那日請喬老一位老舅花大哥沈姨夫并會
中列位兄弟歡樂一日伯爵道說不得俺每打攪得哥忒
多一到後日俺兩個還該早來與哥做副東西門慶道此
是二位下顧了說畢話李銘吳惠拏樂器上來唱了一套
吳大舅等眾人方一齊起身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
慶請本縣四宅官員那日薛內相來的早西門慶請至捲
棚內待茶薛內相因問劉家沒送祀來西門慶道劉老太

監送過禮了、良久薛內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我與他
添壽、西門慶推卻不得、只得教玳安後邊說去、抱哥兒出
來、不一時養娘抱官哥送出到角門首、玳安接到上面、薛
內相看見、只顧喝采、好個哥兒、便叫小廝在那裡須臾、兩
個青衣家人、戢金方盒、拏了兩盒禮物、烟紅官段一疋、福
壽康寧、鍍金銀錢四個、追金瀝粉、絲盡壽星、博郎鼓兒一
個、為睹物失案吉凶倚伏本有如此、銀八宝、貳兩、說道、窮內相沒什麼、這
些微禮兒、與哥兒耍子、西門慶作揖謝道、多蒙老公公費
心看畢、抱哥兒回房、不題、西門慶陪着吃了茶、說罷飯
剛纔吃罷、忽報四宅老爹到了、西門慶、說罷二門

迎接、乃是知縣李達天、并縣丞錢成、主簿任廷貴、典史夏

恭基、各先投拜帖、然後廳上叙禮、請薛內相出見、眾官讓

薛內相坐首席、席間又有尚舉人相陪、又將玉分賓坐

定、普坐過了一巡茶、少頃階下鼓樂响動、笙歌擁奏、進酒

上坐、教坊呈上揭帖、薛內相揀了四摺、又韓湘子昇仙記、又

西門死後無依作狀、早使官又隊舞數回、十分齊整、薛內

相心中大喜、喚左右拏兩弔錢出來、賞賜樂工、不說當日

眾官飲酒、至晚方散、且說李桂姐到家、見西門慶做了提

刑官、與虔婆鋪謀定計、次日買了四色禮、做了一雙女鞋、

教保兒挑着盒担、絕早坐轎子先來、要拜月娘、做乾娘、進

來先向月娘笑嘻嘻拜了四雙八拜然後纔與他姑娘和
西門慶磕頭把月娘哄的滿心歡喜月娘之惡如此說道前日受
了你媽的重禮今日又教你費心買這許多禮來桂姐笑
道媽說爹如今做了官比不得那咱常往裏邊走我情愿
只做乾女兒罷圖親戚來住宅裡好走動直說不隱妙月娘忙
教他脫衣服坐的因問吳銀姐和那兩個怎的還不來桂
姐道吳銀兒我昨日會下他不知怎的還不見來前日爹
分付教我叫了鄭愛香兒和韓金釧兒我來時他轎子都
在門首怕不也待來言未了只見銀兒和愛香兒又與一
個穿大紅紗衫年小的粉頭提着衣裳包兒進來先望月

娘磕了頭吳銀兒看見李桂姐脫了衣裳坐在炕上說道
桂姐你好人就不等俺每等兒就先來了桂姐道我等你
來媽見我的轎子在門首說道只怕銀姐先去了你快去
罷誰知你每來的遲與月娘一樣氣所云同類也月娘笑道也不遲因
問這位姐兒上姓吳銀兒道他是韓金釧兒的妹子玉釧
兒不一時小玉放桌兒擺了八碟茶食兩碟點心打發四
箇唱的吃了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
娘炕上和玉簫兩箇剝菓仁兒裝菓盒寫盡吳銀兒三箇
在下邊杌兒上一條邊坐的那桂姐一徑抖擻精神一回
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一回又叫小玉姐

你有水盛些來我洗這手那小玉真箇拿錫盃盥了水與他洗手吳銀兒衆人都看的睜睜的。不敢言語桂姐又道。銀姐你三箇拿樂器來唱箇曲兒與娘聽我先唱過了月娘和李嬌兒對面坐着吳銀兒見他這般說只得取過樂器來當下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在旁隨唱唱了一套八声甘州花遮翠擁須臾唱畢放下樂器吳銀兒先問月娘爹今日請那幾位官客吃酒月娘道你爹今日請的都是親朋桂姐道今日沒有那兩位公公月娘道今日沒有昨日也只薛內相一位那姓劉的沒來桂姐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慣頑把人招擰的魂也沒了

娘道左右是箇內官家又沒什麼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月月娘翻盡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吃他奈何的人慌正說着只見玳安兒進來取菓盒見他四箇在屋裡坐着說道客已到了放過應一、以待桂姐一開一半七人待上坐你每還不快收拾上去月娘便問前邊有誰來了玳安道喬大爹大舅二舅謝爹都來了這一日了桂姐問道今日有應二花子和祝麻子二人沒有玳安道會中十位一箇兒也不少應二爹從辰時就來了爹使他有勾當去了便道就來也桂姐道爺嘍遭遭兒有這起攔刀子的又不知纏到多早晚我今日不總是驕人之語出去寧可在屋裡唱與娘聽罷玳安道你倒且是

自在性兒。映前爭風意拿出菓盒去了。桂姐道：娘還不知道那

祝麻子在酒席上，兩片子嘴不住，只聽見他說話饒人那

等罵着他，還不理他。和孫寡嘴兩箇好不涎臉。又稱王鄭

愛香兒道：常和應二走的那祝麻子，他前日和張小二官

兒到俺那裡，拿着十兩銀子，要請俺家妹子。愛月兒。至此方出

見俺媽說他，總教南人梳弄了，還不上一箇月，南人還沒

起身，我怎麼好留你。說着他再三不肯纏的媽，急了把門

倒插了，不出來見他。那張二官兒好，不有錢騎着大白馬

四五箇小廝，跟隨坐在俺每堂屋裡，只顧不去，急的祝麻

子直撮兒跪在天井內，說道：好友請出媽來，收了這銀子。

只教月姐兒一見，待一盃茶兒，俺每就去把俺每笑的要

不的，只像告水災的好箇涎臉的行貨子。吳銀兒道：張小

二官兒先包着董貓兒來，鄭愛香道：因把貓兒的虎口內

火燒了兩醮，和他丁八着好一向了。這日總散走了，因望

着桂姐道：昨日我在門外會見周肖兒，爹上覆你說前日

同聶鉞兒到你家，你不在。桂姐使了箇眼色，說道：描我到

爹宅里來，他請了俺姐姐桂卿了。鄭愛香兒道：你和他沒

點兒相交，如何却打熱。偏尖自是桂姐道：好合的劉九兒

把他當箇孤老甚麼行貨子，可不碓確殺我罷了。他爲了

事出來，逢人至人說了來，喚我不看他媽說，你只在俺家

俺倒買些什麼，看看你，不打緊你和別人家打熱，俺傻的
不。身。了。真。是。硝。子。石。望。着。南。兒。丁。口。心。說。着。都。一。齊。笑。了。
遮。掩。之。月。娘。坐。在。炕。上。聽。着。他。說。道。你。每。說。了。這。一。日。我
態。善。出。月。娘。坐。在。炕。上。聽。着。他。說。道。你。每。說。了。這。一。日。我
不。懂。不。知。說。的。是。那。家。話。却。用。月。娘。收。住。妙。見。月。娘。非。其
也。接。下。這。裡。不。題。却。說。前。邊。各。客。都。到。齊。了。西。門。慶。冠。冕
着。遞。酒。衆。人。讓。喬。大。戶。爲。首。先。與。西。門。慶。把。盞。只。見。他。三
個。唱。的。從。後。出。來。都。頭。上。珠。冠。蠶。躡。身。邊。蘭。麝。濃。香。應
伯。爵。一。見。戲。道。怎。的。三。箇。零。布。在。那。裡。來。攔。住。休。放。他。進
來。因。問。東。家。李。家。桂。兒。怎。不。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初。是
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撥。板。啓。朱。唇。露。皓

齒先唱水仙子馬蹄寫盡小良久進人得志

酒畢喬大戶坐首席其次者吳大舅二舅花大哥沈姨夫
應伯爵謝希大孫寡嘴祝實念雲離守常時節白賚光傳
自新賁第傳共十四人上席八張桌兒西門慶下席主位
說不盡歌喉宛轉舞態踴躍酒若波流簫如山疊到了那
酒過數巡歌吟三套之間應伯爵就在席上開言說道東
家也不消教他每唱了翻來平過去左右只是這兩套狗
鬚門的誰待聽你教大官兒拏三箇座兒來教他與列位
遞酒倒還強似唱西門慶道且教他孝順衆尊親兩套詞
兒着你這狗才就這等搖席破坐的鄭愛香兒道應花子

你門背後放花兒等不到晚了，伯爵親自走下席來罵道：怪小淫婦兒什麼晚不喚你娘那毯教玳安過來你替他，把刑法多拏了一手拉着一箇都拉到席上教他遞酒。鄭愛香見道：怪行貨子抗的人手脚兒不着地。西伯爵道：我實和你說小淫婦兒時光有限了，不久青刀馬過遞了酒罷我等不的了。謝希大便問怎麼是青刀馬。伯爵道：寒鴉兒過了就是青刀馬。衆人都笑了。當下吳銀兒遞喬大戶，鄭愛香兒遞吳大舅，韓玉釧兒遞吳二舅，兩分頭挨次遞。將來落後吳銀兒遞到應伯爵跟前，伯爵因問李家桂姐怎的不來。吳銀兒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李桂姐如今

大娘認義做乾女兒，我告訴一爹只放在心裡，却說人弄心。前日在爹宅裡散了，都一答兒家去了，都會下了明日早來。我在家裡收拾了，只顧等他，誰知他安心早買了禮就先來了，倒教我等到這咱晚，使了頭往他家瞧去，說他來了，好不教媽說我，你就拜認與爹娘做乾女兒。對我說了，便怎的莫不攬了你什麼分兒，瞞着人幹事。嗔道他頭裡坐在大娘炕上，就賣弄顯出他是娘的乾女兒，剝菓仁見定菓盒拏東拏西，把俺每往下躡。我還不知道，倒是裡邊大娘剛纔悄悄對我說，又是同氣相求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買了一盒菓餠餅兒，兩隻鴨子，補出一大副勝蹄，兩瓶酒，老早

坐了轎子來從頭至尾告訴一遍伯爵聽了道他如今在
這裡不出來不打緊我務要奈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我
對你說罷他想必和他鴛鴦子討較了見你大爹做了官又
掌着刑名一者懼怕他勢要二者恐進去稀了假着認就
女兒往來斷絕不了這門兒親我猜的是不是我教與你
個法兒他認大娘做乾女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却認與
大娘做乾女兒就是了效顰你和他都還是過世你花爹
一條路上的人又認花氏之親更奇各進其道就是了
我說的不是你也不消惱他吳銀兒道二爹說的是我到家就對媽
說說且遞過酒去就是韓玉釧兒揆着來遞酒伯爵滿臉

玉姐起動起動不消行禮罷你姐姐家裏做什麼哩玉釧
兒道俺姐姐家中有人包着哩好些時沒出來供唱伯爵
道我記的五月裡在你那裡打攪了再沒見你姐姐韓玉
釧道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坐老早就去了伯爵道不
是那日我還坐坐中有兩箇人不合節又是你大老爹這
裡相招我就先走了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盃又斟出一
盃伯爵道罷罷少斟些我吃不得了玉釧道二爹你慢慢
上上等待我唱曲兒你聽伯爵道我的姐姐誰對你說來
正可着我心坎兒常言道養兒不要桐金溺銀只要見景
生情倒還是麗春院娃娃到明日不愁沒飯吃強如鄭家

那賊小淫婦搔刺骨兒，只躲滑兒，再不肯唱。鄭香兒道：「應二花子汗邪了，你好罵西門慶道：『你這狗才，頭裡真他唱。』這回又索落他，伯爵道：『這是頭裡帳，如今遞酒，不教他唱。』箇兒我有三錢銀子使的那小淫婦，鬼推磨，韓玉釧兒不免取過琵琶來，席上唱了箇小曲兒。伯爵因問主人：『今日李桂姐兒怎的不教他出來？』西門慶道：『他今日沒來。』伯爵道：『我纔聽見後邊唱，就替他說謊，因使玳安好，又後邊快叫他出來。』那玳安兒不肯動，說這應二爹錯聽了。後邊是女先生郁大姐彈唱與娘每聽來。伯爵道：『賊小油嘴，還哄我等自家後邊去。』叫祝實念便向西門慶道：『哥也罷，只請李桂姐來與列位老親遞盃酒來，不教他唱也罷。我曉得他今日人情來了。』何嘗瞞過一人西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只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那李桂姐正在月娘上房彈着琵琶，唱與大姑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聽見。玳安進來，叫他便問誰使你來。玳安道：『爹教我來請桂姐上去遞一巡酒。』桂姐道：『娘你看爹勸力頭裏，我說不出去，又來叫我。』玳安道：『爹被衆人纏不過，纔使進我來。』月娘道：『也罷，你出去遞巡酒兒，快下來就了。』桂姐又問玳安：『真箇是你爹叫我去？』于是向月娘鏡臺前重新粧點，打扮出來。衆人看見

請李桂姐來與列位老親遞盃酒來，不教他唱也罷。我曉得他今日人情來了。何嘗瞞過一人西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只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那李桂姐正在月娘上房彈着琵琶，唱與大姑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聽見。玳安進來，叫他便問誰使你來。玳安道：『爹教我來請桂姐上去遞一巡酒。』桂姐道：『娘你看爹勸力頭裏，我說不出去，又來叫我。』玳安道：『爹被衆人纏不過，纔使進我來。』月娘道：『也罷，你出去遞巡酒兒，快下來就了。』桂姐又問玳安：『真箇是你爹叫我去？』于是向月娘鏡臺前重新粧點，打扮出來。衆人看見

他頭戴銀絲髮髻，周圍金釵，絲釵梳珠翠，堆滿上着藕絲衣裳，下着翠綾裙，尖尖趨趨，一對紅鴛粉面，點着三箇翠面花兒，一陣異香噴鼻，朝上席不端正，只磕了一箇頭，就用洒金扇兒掩面，伴羞整翠，立在西門慶面前。西門慶分付玳安，放錦枕兒在上席，教他與喬大戶上酒。喬大戶倒忙欠身道：「倒不消勞動，還有列位尊親。」西門慶道：「先從你喬大爹起。」這桂姐於是輕搖羅袖，高捧金樽，遞喬大戶酒。伯爵在傍說道：「喬上尊，你請坐。」交他侍立麗春院粉頭，供唱。這酒是他的職分，休要憤了他。語中有刺，喬大戶聽起，却于伯爵口中映出。喬大戶道：「二老此位姐兒，乃是人官府令翠在下，怎敢

起動，使我坐起不安。」伯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表子，丫兒大人做了官，情愿認做乾女兒了。」尖極巧極那桂姐便臉紅了，說道：「汗邪，你丫誰恁胡言謝希大道，真箇有這等事，俺每不曉的。」起今日衆位老爹在此，一箇也不少，每人五分銀子，人情都送到哥這裡來，與哥慶上乾女兒。伯爵接過來道：「還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官還回。」子連乾女兒也有了，到明日酒上些水，倒出汗兒來，被西門慶罵道：「你這賤狗才，單管這閑事，胡說伯爵道：「胡鉄倒打把奸刀兒哩。」鄭愛香正遞沈姨夫酒，插口道：「應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乾女兒，你到明日與大爹做箇乾兒子罷。」

弔。這。來。就。是。箇。兒。乾。子。伯。爵。罵。道。賊。小。淫。婦。兒。你。又。少。死。
得。我。不。纏。你。念。佛。李。桂。姐。道。香。姐。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
鄭。愛。香。兒。道。不。要。理。這。望。江。南。巴。山。虎。兒。汗。東。山。斜。紋。布。
成。王。八。行。邪。四。字。表。子。行。市。語。也。
伯。爵。道。你。這。小。淫。婦。道。你。調。子。曰。兒。罵。我。我。沒。的。說。只。是。
一。味。白。鬼。把。你。媽。那。褲。帶。子。也。扯。斷。了。絲。他。到。明。日。不。與。
你。箇。功。德。你。也。不。怕。不。把。將。軍。爲。神。道。桂。姐。道。咱。休。惹。他。
哥。兒。拏。出。急。來。了。正。是。自。己。着。急。語。鄭。愛。香。笑。道。這。應。二。花。子。今。
日。鬼。酉。上。車。兒。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他。原。來。是。箇。
王。姑。來。子。伯。爵。道。這。小。淫。刺。骨。兒。諸。人。不。要。只。我。將。就。罷。
下。桂。姐。罵。道。怪。拉。力。子。好。乾。淨。嘴。兒。把。人。的。牙。花。也。盪。了。

管。戲。如。又。于。爹。你。還。不。打。與。他。兩。下。子。哩。
桂。姐。口。中。映。出。爹。你。還。不。打。與。他。兩。下。子。哩。
他。恁。發。訕。西。門。慶。罵。道。怪。狗。才。東。西。教。他。避。酒。你。闖。他。怎。
的。走。向。席。上。打。了。他。一。下。伯。爵。道。賊。小。淫。婦。兒。你。說。你。倚。
着。漢。子。勢。兒。我。怕。你。你。看。他。叫。的。爹。那。甜。又。道。且。休。教。他。
通。酒。倒。便。益。了。他。拏。過。刑。法。來。且。教。他。唱。一。套。與。俺。每。听。
着。他。後。邊。躲。了。這。會。滑。兒。也。勾。了。韓。玉。釧。兒。道。一。爹。曹。州。
兵。備。管。的。事。兒。寬。這。裏。前。所。花。攢。錦。簇。飲。酒。頑。耍。不。題。單。
表。潘。金。蓮。自。從。李。瓶。兒。生。了。孩。子。見。西。門。慶。常。在。他。房。裡。
宿。歇。于。是。常。懷。嫉。妬。之。心。每。蓄。不。平。之。意。知。西。門。慶。前。所。
擺。酒。在。鏡。臺。前。巧。畫。雙。蛾。重。扶。蟬。髻。輕。點。朱。唇。整。衣。出。房。

聽見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便走入來問道他怎這般哭
妳子如意兒道娘往後邊去了哥哥尋娘這等哭那潘金
蓮笑嘻嘻的向前戲弄那孩兒說道你這多少時初生的
小人芽兒就知道你媽七等我抱到後邊尋你媽七去妳
子如意兒說道五娘休抱哥七只怕一時撒了尿住五娘
身上金蓮道怪臭肉怕怎的拏襯兒托着他不妨事一面
接過官哥來抱在懷裏一直往後去了走到儀門首一逕
把那孩兒舉的高七的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穿廊下看
着家人媳婦定添換菜碟兒那潘金蓮笑嘻嘻七看孩子說
道大媽七你做什麼哩你說小大官兒來尋俺媽七

月娘忽擡頭看見說道五姐你說的什麼話早是他媽七
沒在跟前這咱晚平白抱出他來做甚麼舉的恁高只怕
說着他七媽七在屋裡沒着手哩便叫道李大姐你出來
你家兒子尋你來了那李瓶兒慌走出來看見金蓮抱着
說道小大官兒好七兒在屋裡妳子抱着平白尋我怎的
○方○同○說○一○句○看溺了你五媽身上尿金蓮道他在屋裡好不哭着尋你
我抱出他來走走這李瓶兒忙解開懷接過來月娘引闢
了一回分付好七抱進房裡去罷休要說他李瓶兒到前
邊便悄七說妳子他哭你慢七哄着他等我來如何教五
娘抱到後邊尋我人各有心瓶兒豈一味無言者也如意兒道我說來五

娘再三要抱了去，那李瓶兒慢七看着他，喂了奶，就安睡。他睡了，誰知睡下不多時，那孩子就有些睡夢中驚哭，半夜發寒潮熱起來。奶子喂他，他也不吃，只是哭。李瓶兒慌了，且說西門慶前邊席散，打發四箇唱的出門。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綃絨金衣服，二兩銀子，不必細說。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裡看孩兒，因見孩兒只顫哭，便問怎麼的。李瓶兒亦不題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總是怕事，非度量也。說道：「不知怎的，睡了起來，這等哭，奶也不吃。」西門慶道：「你好七拍他睡，因罵如意兒，不好生看哥兒，管何事，說了他。」走過後邊，對月娘說，月娘就知金蓮抱出來，說了他，就一

字波對西門慶說，只說我明日叫劉婆子看他。看西門慶道：「休叫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灸的。」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月娘不依他，說道：「一箇剛滿月的孩子，什麼小兒科太醫到次日打發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使小廝請了劉婆來看，說是着了驚，與了他三錢銀子，灌了他些藥兒。那孩兒方纔得穩睡，不洋奴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地，正是

滿懷心腹事

盡在不言中

韓道國一百回內結果之人也其結果乃在何官人家夫韓道國妻王六兒于財色二字不堪而沉溺者也愛姐于財色二字不堪而回頭者也不堪所以有此書故結以何官人爲凡世之不拘何姓人等作官人者勸也故仍以何官人結而此處于未出韓道國先出何官人因買何官人貨方尋韓夥計然則財色二字人自不能忘情相引而迷于其中耳故何官人之貨必云絨線是寫失鑰罰唱必用玉席作因尋衣作引一伏後文打

狗罵潘姥姥之因一伏弄一得雙由尋衣服之引心
一路寫金蓮強敬濟吃酒索唱總是從骨髓中描出
添成一片不能爲之字分句解知者當心領其用筆
之妙然而他偏又夾寫瓶兒春梅潘姥姥吳月娘如
意見官哥總是史筆之簡淨靈活處

金蓮敬濟並一見消魂後至此已幾番描寫然而一
層深一層一次勢落膽大一次總是罪西門月娘不
知防嫌而此回又必寫月娘見其同席而不早止色
以閑之也

內必寫月娘小產者乃作者深惡婦人私行妄動毫
無家教以致釀成禍患而不知悔猶信任三姑六婆
安胎打胎胡亂行事全無閨範者也又深譏西門空
自奸詐其寔不能出婦人之手終被瞞過何也如月
娘有孕七月而一旦落去西門且不知然則設十月
生下問之西門當亦不知爲何人之子乎不知其孕
固屬愚甚知其有孕而並不問其何以不生出天下
人死家之昏昏者孰有如此亦如翡翠軒去生官哥
止一兩月然則私語時瓶兒之娠已七八月矣西門
亦未之知其醉夢爲何如宜乎劉婆子與三姑得出
人以肆其奸也有家者甚勿爲色所迷

王六兒與二搗鬼奸情乃云道國縱之細觀方知作者之陽秋蓋王六兒打扮作倚門粧引惹游蜂一也叔嫂不同席古禮也道國有弟而不知閑二也自己浮誇不守本分以致妻與弟得以容其奸三也敗露後不能出之于主屠家且百計全之四也此所以作者不罪王六兒與二搗鬼而大書韓道國縱婦爭風誰爲禪官家無陽秋哉

又月娘小產必于王六兒將與之時煞有深意見六爲陰歎先有潘六兒在前後有王六兒在後重陰凝結生意盡矣幸有一陽隱伏猶有圖來復之機乃一

且動播剝盡不必至喪命一回而久已知兩六之爲禍根後死兩六兒家猶証果非結因也

王刘薛三姑子三姑也刘婆子刘與六通六婆也寫來遂令人混七急切看不出是其狡猾之才偶記于此

第三十三回

陳敬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風

詞曰

衣染鶯黃愛停板駐拍勸酒特觴低鬟蠟影動松
語口脂香簷滴露竹風涼拚劇飲琳琅夜漸深籠
燈就月仔細端相

右調意難忘前

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進門就問月娘哥兒好些使小
厮請太醫去月娘道我已叫刘婆子來了吃了他藥孩子
如今不洋妳穩上時了這半日覺好些了西門慶道信那

早、易、打、的、多、官、哥、一、明

老淫婦胡針乱炙还請小兒科太醫看總好既好些了罷
若不好拿到衙門裏去接與老淫娘一撥子驕極月娘道
你怎的枉口拔舌罵人你家孩兒現吃了他藥好了还怎
倚着嘴子罵人說畢了鬟擺上飯來西門慶剛總吃了飯
只見玳安兒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教小厮拏茶出去
請應二爹捲棚內坐向月娘道把剛總我吃飯的菜蔬休
動教小厮拏飯出去教姐夫陪他吃說我就來月娘便問
你昨日早晨使他往那里去那咱總來西門慶便告說應
二哥認的一箇湖州客人何官兒門外店裡堆着五百兩
銀子貨物愛、姐、先、出、道、因、六、兒、未、出、六、兒、先、出、何、官、人、何、官、
要起身家去來對我說要折些銀子脫我只許

日、因、何、官、人、債、物、保、單、於、韓、道、日、平、何、等、外、

他四百五十兩銀子昨日使他同來保單了兩錠大銀子
作樣銀已是成了來了約下今日兌銀子去我想來獅子
街房子空閑打開門面兩間倒好收拾開箇絨線舖子搭
箇夥計况來保已是單王府認納官錢教他與夥計在那
裡又看了房兒又做了買賣月娘道少不得又尋夥計西
門慶道應二哥說他有一相識姓韓原是絨線行如今沒
本錢閑在家裏說寫算皆精行正端正再三保舉改日領
他來見我寫立合同說畢西門慶在房中兌了四百五十
兩銀子教來保拿出來鍊、破、濟、已、陪、應、伯、爵、在、捲、棚、內、吃
完飯等的心裡火發見銀子出來心中歡喜與西門慶唱

可啗說道昨日打攪哥到茅棚今日再扒不起來西門慶道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教來保取搭連眼同裝了今日好日子便僱車馬搬了貨來鎖在那邊房子裏就是了伯爵道哥主張的有理只怕查子停留長智推進貨來就完了帳于是同來保騎頭口打着銀子逕到門外店中成交易去誰知伯爵背地與何官兒誣殺了只四百二十兩銀子打了三十兩背工對着來保當面只拏出九兩用銀來二人均分了僱了車脚即日推貨進城推在獅子街空房內鎖了門來回西門慶話西門慶教應伯爵擇吉日領韓殿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紀言談豪上

面春風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錢雇人染絲在獅子街開張鋪面發賣各色絨絲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覺八月十五日月娘生辰來到請堂客擺酒留下吳大妗子潘姥七楊姑娘并兩箇姑子住兩日晚夕宜唱佛曲兒常坐到二三更纏歇那日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子在這裡不方便走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心裡要在李瓶兒房裡睡李瓶兒道孩子纏好些兒我心裡不耐煩往他五媽上房裡睡一夜罷西門慶笑道我不惹你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那金蓮聽見漢子進他房來如同拾了金寶一般連忙

打發他潘姥七過李瓶兒這邊宿歇他便房中高點銀燈
欵伸錦被薰香澡化夜間陪西門慶同寢枕畔之情百般
難述無非只要牢籠漢子之心使他往別人房裡去正
是鼓鬣遊蜂嫩蕊半勻春蕩漾餐香粉蝶花房深宿夜風
流李瓶兒見潘姥七過來連忙讓在炕上坐的教迎春案
排酒菜菓餅晚夕說話坐半夜終睡到次日與了潘姥七
一件葱白綾襖兒兩雙段子鞋面二百文錢把婆子歡喜
的眉歡眼笑過這邊來拏與金蓮瞧說此是那邊姐姐與
我的金蓮見了反說他娘好恁小眼薄皮的什麼好的拏
了他的來潘姥七道好姐姐用人情可憐見與我你却說這

箇話你肯與我一件兒穿金蓮道我比不得他有錢的媽
姐我冤師還沒有哩拏什麼與你你平白吃了人家的來
等住回可整理幾碟子來篩上壺酒拏過去還了他就
了到明日少不的教人碓言試語我是听不上小人一面
分付春梅定八碟菜蔬四盒菓子一錫瓶酒打所西門慶
不在家教秋菊用方盃拏到李瓶兒房裡說娘和姥七過
來無事和六娘吃盃酒李瓶兒道又教你娘費心少頃金
蓮和潘姥七來三人坐定把酒來斟春梅侍立斟酒娘兒
每說話間只見秋菊來叫春梅說姐夫在那邊尋衣裳又
衣服樓裡開則金蓮房裏此盃與金蓮對面一開而
作崇教你去開外邊樓門理金蓮分付你姐夫尋可衣

今敬濟朝夕出入雖一矣哉

莫來這裏問驪子酒去不一時敬濟尋了幾家衣服就往外走春梅進來問說他不來金蓮道好友拉了他來又使由綉春去把敬濟請來潘魁在炕上坐小東兒擺着菓盒兒金蓮李瓶兒陪着吃酒連忙唱了喏金蓮說我好意教你來吃酒兒你怎的張致不來就吊了遣化了親了箇嘴兒教春梅拏寬盃兒來篩與你姐夫吃敬濟把尋的表服放在炕上坐下春梅做定科範取了舊茶甌子流沿邊斟上遞與他慌的敬濟說道五娘賜我寧可吃兩小鍾兒罷外邊舖子裡許多人等着要衣裳金蓮道教他等着去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鍾那小鍾子才不討不耐煩潘魁上

道只教哥哥吃這一鍾罷只怕他買賣事忙金蓮道你備他有什麼忙吃好少酒兒金漆好子吃到第二道極上那敬濟笑着拏酒來剛呷了兩口潘魁姊妹呼春梅姐姐你拏筋兒與哥哥教他吃寡酒春梅也不拿筋故意戲他向潘盒內取了兩箇核桃遞與他那敬濟接過來道你敢笑話我就禁不開他于是放在牙上只一磕咬碎了下酒潘魁笑道還是小後生家好口牙相老身東西兒硬些就吃不得敬濟道兒世上有兩椿兒鷺卵石牛蒡角吃不得罷金蓮見他吃了那鍾酒教春梅再斟上一鍾兒說頭一鍾是我的了你姊姊和六娘不是人麼也不教你吃多只

三既子饒了你罷敬濟道五娘可憐見兒子來身叫才
得了此這一鍾恐怕臉紅惹爹見怪金蓮道你也怕你爹
我出來說你不怕他你爹今日往那裡吃酒去了敬濟道後
往吳驛丞家吃酒如今在對門喬大戶房子裡看收拾哩
金蓮問喬大戶家昨日搬了去咱今日怎不與他送茶
敬濟道今早送茶去了李瓶兒問他家搬到那裡住去了敬
濟道他在東大街上使了一千二百銀子買了所好不大
的房子家房子差不多兒門面七間到底五層比
之間敬濟押着鼻子又揀了一鍾趁金蓮眼錯得
着衣服往外一迎春道娘你看姐夫甚記
鑰匙去了那金蓮取過來坐在身底下向李瓶兒道等值
來尋你每且不要說等我奈何他一回兒總與他消燒七
道姐姐與他罷了又奈何他怎的那敬濟走到鋪子裡袖
內摸摸不見鑰匙一直走到李瓶兒房裡尋金蓮道誰見
你什麼鑰匙你管着什麼來放在那裡就不知道春梅道
只怕你鎖在樓上了敬濟道我記的帶出來金蓮道小娘
見家屁股大敢壞了心又不知家裡外頭什麼人扯落的
你這有魂沒識心不在肝上敬濟道有人來贖衣裳可怎
模樣趁爹不過來免不得叫箇小奴來開樓門總知有
沒那李瓶兒忍不住只顧笑敬濟道六娘捨了與了我罷

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不知和他笑什麼恰似我每食
了他的般急得敬濟只是牛回磨轉七眼看見金蓮身
底下露出鑰匙帶兒來說道這不是鑰匙兒怎落在我手
被金蓮褪在袖中不與他說道你的鑰匙兒怎落在我手
裡急得那小猴兒只是殺鷄扯膝金蓮道只說你會唱的
好曲兒倒在外邊舖子裡唱與小廝听怎的不唱箇兒我
听今日趁着你姓七和六娘在這裡只揀眼生好的唱箇
兒我就與你這鑰匙不然隨你就跳上白塔我也沒有敬
濟道這五娘就勸指出人痞來誰井味事可只对你老人家說我會
金蓮道你还鴉鬼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灣人的名兒

的影兒那小猴兒吃他奈何不過說道死不了人等我嚼
我肚子裏撐心柱肝要一百箇也有金蓮罵道說嘴的短
命自把各人面前酒斟上金蓮道你再吃一盃蓋着臉兒
好唱敬濟道我唱了慢慢吃我唱箇菓子名山坡羊你听
初相交在桃園兒裡結義相交下來把你當王黃李子
見擡舉人人說你在青翠花家飲酒氣的我把頰波臉
兒搨的粉粉的碎我把你賊你學了虎刺賓了外實裏
虛氣的我李子眼兒珠淚垂我使的一對桃奴兒尋你
見你在軟棗兒樹下就和我別離了去氣的我鵝臉紅
剪一柳青絲兒來呵你海東紅反說我理虧罵了母生

必紅的強賊逼的我急了我在吊枝乾屍生尋箇無常
到三秋我看你倚靠着誰

唱畢就問金蓮要鑰匙說道五娘快與了我罷駭計舖子
裡不知怎的等着我哩只怕一時爹過來金蓮道你倒自
在性兒說的且是輕巧等你爹問我就說你不知在那里
吃了酒把鑰匙不見了走來俺屋裡尋敬濟道爺樂五娘
就是弄人的劊子手李瓶兒和潘姥七再三傍邊說道姐
七與他去罷金蓮道若不是姥七和你六娘勸我定罰教
你唱到天晚頭裡騙嘴說一百箇二百箇纏唱一箇曲兒
就要騰翅子我手裡放你不過浪極矣何物化工敬濟道

我還有一箇兒看家的是銀名山坡羊亦彀孝順你老人
家罷于是頓開喉音唱道

冤家你不來白闖我一月悶的人反拍着外膛兒細絲
諒不徹我使獅子頭定兒小厮擎着黃票兒請你你在
兵部窪兒裡元寶兒家歡娛過夜我陪銅磬兒家私爲
焦心一旦兒棄捨我把如同印笄兒印在心裡愁無救
解叫着你把那挺臉兒高揚着不理空教我撿着雙火
筒兒頓着確子等到你更深半夜氣的奴花銀竹葉臉
兒咬定銀牙來呵喚官銀頂上了我房門隨那淫臉兒
冤家輕敲兒不理罵了句煎徹了的三傾兒搗槽斜賊

空把奴一腔子煖汁兒真心，倒與你只當做熱血。

敬濟唱畢，金蓮總待叫春梅斟酒與他，忽有吳月娘從後

完得姓

邊來見妳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在房門首石臺基上坐，便說道：「孩子總好些，你這狗肉又抱他在風裡，还不抱進去。」金蓮問是誰說話，綉春回道：「大娘來了。」敬濟慌的拏鑰匙往外走，不迭衆人都下來迎接月娘。月娘便問陳姐夫在這裡做什麼來。金蓮道：「李大姐整治些菜，請俺娘坐坐。」狐精常態如面陳姐夫尋衣服叫他進來吃一盃姐姐，你請坐好。甜酒兒你吃一盃。月娘道：「我不吃。」後邊他大姑子和楊姑娘要家去，我又記掛着你孩子來來看看。李大姐，你也不

管又教妳子泡他在風裡坐的，前日劉婆子說他是驚寒，你还不好生看他。李瓶兒道：「俺陪着姥七吃酒，誰知賊臭肉三不知抱他出去了。」月娘坐了半歇，回後邊去了一回，使小玉來請姥七和五娘、六娘後邊坐。那潘金蓮和李瓶兒勻了臉，同潘姥姥往後邊陪大姑子、楊姑娘吃酒。到日落時分，與月娘送出大門上轎去了。都在門裡站立，先是孟玉樓說道：「大姐七今日他爹不在，姓吳駙丞家吃酒去了。」咱到好往對門喬大戶家房裡瞧。七月娘問看門的平安兒，誰拏着那邊鑰匙哩。平安道：「娘每要過去瞧，開着門哩。」來興哥看着兩個空工的，在那里做活。月娘分你你發

也躲開等俺每瞧去平安兒道娘每只顧瞧不防事
却在第四層大空房挑灰篩土叫出來就是了當下月
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用轎子短轎抬過長
子內進了儀門就是三間所第二層是樓月娘要上樓去
可是作怪剛上到樓梯中間不料梯燈陡起只聞月娘哎
了一聲滑下一隻腳來早是月娘攀住樓梯兩邊欄杆慌
了玉樓便道姐七怎的連忙攔住他一隻腕膊不曾跌下
來月娘吃了一驚就上不去眾人扶了下來說臉蠟查
兒黃了玉樓便問姐七怎麼上來滑了腳不曾扭着那裡
月娘道跌倒不曾跌着只是扭了腰子說的我心跳在口

裡樓梯子起我只當咱家裏樓上來滑了腳早是攀住欄
杆不然怎了李嬌兒道你又身上不方便早知不上樓也
罷了于是眾姊妹相伴月娘回家剛到家叫的應就肚中
疼痛月娘忍不過趁西門慶不在家使小廝叫了劉婆子
來看婆子道你已是去經事來着傷多是成不的了月娘
道便是五箇多月了上樓着了扭婆子道你吃了我這藥
安不住下來罷了月娘信六月娘道下來罷婆子于是留
了兩服大黑九子藥教月娘用艾酒吃那消半夜平下來
了在馮桶內點燈攪看原來是箇男胎已成形了正是

胚胎未能全性命

真靈先到齊冥天

幸得那日西門慶在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玉樓早晨到
上房問月娘身子如何月娘告訴半夜果然疼不住落下
來了倒是小廝兒玉樓道可惜了他爹不知道月娘道他
爹吃酒來家到我屋裏坐待脫衣裳我說你往他們屋裏
去罷我心裡不自在他總往你這邊來了我没對他說我
如今肚裏还有些隱隱的疼玉樓道只怕还有些餘血未
盡篩酒吃些鍋臍灰兒就好了又道姐七你还計較兩日
兒且在屋裡不可出去小產比大產还難調理只怕擗了
風寒難為你的身子月娘道你没的說倒沒的唱場的一
地裡知道平白噪刺刺的抱什麼空窩惹的人動那廝廝

以此就沒了西門慶知以此事表過不題且說西門慶
搭的開線線補駁計也一不是守本分的人姓韓名道同字
希堯乃是破落戶韓光頭的儿子如今跌落下來擗了大
爺的差使亦在鄆王府做校尉與本係見在縣裏衙門
皮小巷居住其人性本虛飄言過其實巧于詞色善于言
談許人錢如捉影捕風騙人財如探囊取物自從西門慶
家做了買賣手裡財帛從容新做了幾件乾蠟皮在街上
揆着肩膊兒就搖擺起來何止道人見了不叫他箇韓希
堯只叫他做韓一搖他渾家乃是宰牲口王屠妹子排行
六兒生的長跳身材瓠子面皮紫膛色約二十八九年紀

身邊有箇女孩兒，又出身後，見瘦日他兄弟韓二一名，一搗鬼是箇要錢的搗子在外另住舊與這婦人有姦，韓道固不在家舖中土宿他便時常走來與婦人吃酒到晚夕刮涎就不去了，不想街坊有幾個浮浪子弟見婦人擦胭脂粉打扮的嬌模嬌樣常在門首站立，睃人人各顯他鬪兒又臭又硬就張致罵人，因此街坊這些小夥子心中有些分不憤暗暗三兩成羣背地講論看他背地與什麼人有首尾，那消半箇月打聽出與他小叔韓二這外事來，原來韓道固這間屋門面三間房裡兩邊都是隣舍，後門逆水塘這夥人單看韓二進去或夜晚扒在牆上看

觀或白日裡暗使小兒子在後塘推道捉蛾兒，單等捉蟲，不想那日二搗鬼打听他哥不在，大白日裝酒和婦人吃，醉了倒插了門在房裡幹事，不防衆人睃見蹤跡，小猴子扒過來把後門開了，衆人一齊進去，撥開房門，韓二奪門就逃走，被一少年一拳打倒，拿住老婆還在炕上，慌穿衣不迭，一人進去先把褲子擱在手裡，都一條繩子拴出來，須臾圍了一門首人，跟到牛皮街，廂舖里就哄動了那一條街巷，這一箇來問那一箇來瞧，內中一老者見男婦二人拴做一處，便問左右看的人，此是爲什麼事的？旁邊有多口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姦嫂子的，那老者點

點頭兒說道、可傷原來小叔兒娶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姦、
兩箇都是絞罪、那旁邊多口的認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
一連娶三箇媳婦、都吃他扒了、因此神戶說道、你老人家、
深通條律、相這小叔養嫂子的、便是絞罪、若是公公養媳
婦的、却論什麼罪、那老者見不是話、低着頭、一聲兒沒言
語走了。百忙正是各人自掃簷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這
裡二提鬼與婦人被捉不題、單表那日韓道國鋪子裡不
該上宿來家、早八月中旬、天氣身上穿着一套兒輕紗軟
絹衣服、新盛的一頂帽兒、搖着扇兒、在街上潤行、大步搖
擺、但遇着人或坐或立、口若懸河、活七不絕、就是一回內

中遇着他兩箇相熟的人、一箇是開紙舖的張二哥、一箇
是開銀舖的白四哥、慌作揖舉手、張好問便道、韓老兒、連
日少見、聞得恭喜、在西門大官府上、開寶舖、做買賣、我等
缺禮少賀、休怪休怪、一面讓他坐下、那韓道國坐在櫈上、
把臉兒揚着、手中搖着扇兒、說道、學生不才、仗賴列位、餘
光與我恩主西門大官人、做夥計、三七分錢、掌巨萬之財、
督教處之舖、甚蒙敬重、比他大不同、白汝晃道、聞老兒在
他門下、只做線舖生意、韓道國笑道、二兄不知、線舖生意、
只是名目而已、他府上大小買賣、出入貲本、那些兒不是
學生笑帳、言所計從禍福共知、通沒我一時兒也成不得

大官人每日衙門中來家擺飯常請去陪侍沒我便吃不
下飯去俺兩箇在他小書房裡閑中吃菓子說話兒常坐
半夜他方進後邊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轎子
行人情他夫人留飲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無忌憚不
可對兒說就是背地他房中話兒也常和學生計較學生
先一箇行止端莊立心不苟與財主興利除害拯溺救焚
凡百財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傅自新也怕我幾分太師
有翟爺翟爺之下有西門西門之下有不是我自己誇獎
道固一班如此興利除害之人可嘆大官人正喜我這一件兒剛說在熱鬧處忽見一人慌忙
張張走向前叫道韓大哥你還在這裡說什麼教我舖子

裡尋你不着拉到僻靜處告他說你家中如此這般大娘
和二哥被街坊衆人撮弄了控到舖裡明早要解縣見官
去你還不早尋人情理會此事這韓道國聽了大驚失色
口中只嘔嘴下邊頓足就要翹趄走被張好問叫道韓老
兄你話還未盡如何就去了這韓道國舉手道大官人有
要緊事尋我商議不及奉陪慌忙而去正是

誰人挽得西江水

難洗今朝一面羞

第三十四回

提刑所朝廷設此以平天下之不平所以重民命也
看他朝廷以之爲人事送太師太師又以之爲人事
送百千奔走之市井小人而百千市井小人之中有
一市井小人之西門慶是太師特以一提刑送之者
也今看到任以來未行一事先以伯爵一挾開之情
道國一夥計之分將直作曲妄入人罪後卽于我所
欲人之人又因一龍陽之情混入內室之面隨出人
罪是西門慶又以所提之刑爲挾開淫婦幸童之人
事天下事至此尚忍言哉作者提筆著此回特必教

聲大哭也

瓶兒金屋之阿嬌也。書童外庭之小奴也。竟入內家，絕不避嫌。飲酒說事，絕不明察。况瓶兒妾也，妾有事不直致之于夫，而托外庭奴僕為之先容，其可疑處，正不在求情說分上處，乃一味糊塗，豈齊家之正道，宜乎雪娥私來，咄知而留之。金蓮私琴童迷而不悟，以致養成破濟之大患，至死而不覺也。

欲寫金瓶一人爭寵處，于何處下筆，乃因書童，即捕入平安令其男寵中先有共相，油益膏醃之香，作人金蓮遂覺一時情景如畫。

寫瓶兒一邊熱處，自覺金蓮一邊冰冷，不必身親其地，而已見有難堪之情，作讀者之筆，真化工也。

第三十四回

獻芳樽內室乞恩

受私賄後庭說事

詞曰

成吳越。怎禁他巧言相鬪。謀平白地送暖偷寒。平

白地送暖偷寒。猛可的搬唇弄舌。水晶冰不住。嫩

蘸剛鞭一味。嫩

右調川撥掉

話說韓道國走到縣門首。打聽見渾家。和兄弟韓二。拴在

舖中去了。急急赶到家中。因和來保計議。二人相合。只來

保說。你還早。央應二叔來對當家的說了。拏個帖兒對縣

中李老爺一說不論多大事情都了了。這韓道國竟到漢
伯爵家他娘子見使丫頭出來回沒人在家不知往那里
去了。只怕在西門大老爹家。韓道國道沒在他宅裡問應
寶也。跟出去了。韓道國慌了往拘欄院裡抓尋原來伯爵
被湖州何蠻子的兄弟何二蠻子號叫何兩峰請在四條
巷內何金蟬兒家吃酒。被韓道國抓着了請出來伯爵吃
的臉紅紅的帽簷上插着剔牙杖兒。韓道國唱了喏拉到
僻靜處如此這般告他說伯爵道既有此事我少不得陪
你去。于是辭了何兩峰與道國先回到家問了端的道國
央及道此事明日只怕要回到縣裡去。只望二叔往大官

府宅裡說說討個帖兒轉與李老爹求他只不教你淫婦
見官事畢重謝二叔說着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來說
道賢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處你快寫個說帖把一切閑
話都丟開只說你常不在家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噴
掠弄欺負娘子你兄弟韓二氣忿不過和他嚷亂反被這
夥人羣住揪採踢打同拴在舖裡望大官府發個帖兒對
李老爹說只不教你令正出官管情見個分上就是了那
韓道國取筆硯連忙寫了說帖安放袖中伯爵領他逕到
西門慶門首問守門的平安兒爹在家平安道爹在花園
書房裡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那應伯爵狗也不咬走熟

了的同韓道國進入儀門轉過大廳由鹿頂鑽山進去就
將花園一掃是花園角門抹過木香棚三間小捲棚名喚翡翠軒乃西
門慶夏月納涼之所前後簾櫳掩映四面花竹陰森可借
俗裡面一明兩暗書房有畫童兒小廝在那里掃地說應
二爹和韓二叔來了二人掀開簾子進入明間內書童看
童明眼人自知見便道請坐爺爹剛纔進後邊去了一面使畫童兒請去
畫童兒走到後邊金蓮房內問春梅姐爹在這裡春梅罵
道賊見鬼小奴才兒爹在間壁六娘房裡不是巴巴的跑
來這里問姑口畫童便走過這邊只見綉春在石臺基土
坐的悄悄問爹在房裡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在書房裡

等爹說話綉春道爹在房裡看着娘與哥裁衣服哩原來
西門慶拏出兩疋尺頭來一疋大紅紵絲一疋鸚哥綠潞
紬教李瓶兒替官哥裁毛衫披襖背心護頂之類在炕上
正鋪着大紅氈條一搥為內宜一搥也姊子抱着哥兒迎春執着熨斗只見綉
春進來悄悄拉迎春一把迎春道你拉我怎麼的拉撇了
這火落在氈條上李瓶兒便問你平白拉他怎的綉春道
畫童說應二爹來了請爹說話李瓶兒道小奴才兒應二
爹來你進來說就是了巴巴的扯他房中情事如画却偏
西門慶分付畫童請二爹坐坐我就來于是看裁完了衣
服便衣出來書房內見伯爵二人作揖坐下韓道國打橫

吃了茶伯爵就開言說道韓大哥你有甚話對你大官府
說西門慶道你有甚話說來韓道國總待說街坊有騷不
知姓名棍徒被應伯爵攔住便道賢侄你不是這等說了
驚着骨禿露着肉也不是事對着你家大官府在這里越
發打開後門說了罷韓大哥常在舖子裡上宿家下没人
正是他娘子兒一人還有個孩兒左右街坊有幾個不三
不四的人見無人在家時常打磚掠瓦鬼混欺負的急了
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來家罵了幾句被這起光棍不聽
分說擒住打了箇臭死如今都拴在舖裏明早要解了往
本縣李大人那裡去他哭哭啼啼央煩我來對哥說討個

帖兒對李大人說說青月一二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只
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因說你把那說帖兒拏出來與
你大官人瞧好差人替你去韓道國便向袖中取出連忙
雙膝跪下說道小人忝在老爹門下萬乞老爹看應二叔
分上俯就一二舉家沒齒難忘西門慶一把手拉起說道
你請起來于是觀看帖兒上面寫着犯婦王氏乞青目免
提西門慶道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只有你令弟韓二一
人就是了向伯爵道比時我拏帖對縣裏說不如只分付
地方改了報單明日帶來我衙門裏來發落就是了伯爵
道韓大哥你還與大老爹下個禮見這等亦發好了那韓

遺囑又倒身磕頭下去西門慶教玳安你外邊快叫個答
應的班頭來不一時叫了個穿青衣的節級來在旁邊伺
候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去牛皮街韓夥計住處問是那
牌那舖地方對那保甲說就稱是我的釣語分付把王
郎時與我放了查出那幾個光棍名字來改了報帖明日
早解提刑院我衙門裡聽審要提刑官乃只爲如此勾當用得着那節級
諾領了言語出門伯爵道韓大哥你印一同跟了他幹你
的事去罷我還和大官人說話哩那韓道國千恩萬謝出
門與節級同往牛皮街幹事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在翡翠
軒坐下因令玳安放桌兒你去對你大娘說昨日傳廠劉

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打開篩了來我和應二叔吃就把
糟鱔魚蒸了來伯爵舉手道我還沒謝的哥昨日蒙哥送
了那兩尾好鱔魚與我送了一尾與家兄去刺下一尾對
寄書包古諸事皆此出也
房下說拏刀兒劈開送了一段與小女餘者打成窄窄的
塊兒拏他原舊紅糟兒培着再攪些香油安放在一個磁
確內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飯兒或遇有個人客兒來蒸恁
一碟兒上去也不枉辜負了哥的盛情西門慶告訴劉太
監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管蘆葦場換了幾兩銀子新
買了一所庄子在五里店拏皇木蓋房近日被我衙門裡
辦事官緝聽着首了依着夏龍溪饒受他一百兩銀子還

要動本叅送申行省院劉太監慌了親自拏着一百兩銀子到我這里再三央及只要事了不瞞你說咱家做着些薄生意料也過了日子那裡希罕他這樣錢况劉太監平日與我相交時常受他些禮今日因這些事情就又薄了面皮教我絲毫沒受他的只教他將房屋連夜折了到衙門裡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就發落開了事畢劉太監感情不過宰了一口猪送我一罈自造荷花酒兩包糟鱗魚重四十斤又兩疋桃花織金段子親自來謝彼此有光見箇情好作用應伯爵道哥你是希罕這箇錢的夏大人他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沒有他不搵些兒拏甚過日哥

你自從到任以來也和他問了幾樁事兒西門慶道大小也問了幾件公事別的到也罷了只吃了他貪濫踰俸有事不論青水皂白得了錢在手裡就放了成什麼道理我便再三批着不肯你我雖是個武職官兒掌着這刑條還放些體面纏好說末了酒菜齊至西門慶將小金菊花盃斟荷花酒陪伯爵吃不說兩個說話兒坐更餘方散偏又間且說那駭人見青衣節級下地方把婦人王氏放回家去又拘總甲查了各人名字明早解提刑院問理都各人面面相覷就知韓道國是西門慶家夥計尋的本家纏子只落下韓一人在舖裡都說這事弄的不好了這韓道

國又送了節給五錢銀子登時問保甲查寫那幾個名字都送到西門慶宅內。單等次日早解過一日西門慶與夏提刑兩位官到衙門裡坐廳。該地方保甲帶上人去頭一起就是韓二跪在頭裡。夏提刑先看報單牛皮街一牌四舖總甲蕭成爲地方喧鬧事第一個就叫韓二第二個車淡第三個管世寬第四個游守第五個郝賢都叫過花名去然後問韓二爲什麼起來那韓二先告道小的哥是買賣人開口常不在家住的小男幼女被街坊這幾個光棍要便彈打胡博詞兒坐在門首胡歌野調夜晚打磚百般欺負小的在外另住來哥家看但視含忍不過了

這夥棍徒不繇分說揪倒在地亂行踢打獲在老爺案下望老爺查情夏提刑便問你怎麼說那夥人一齊告道老爺休信他巧對他是耍錢的搗鬼他哥不在家和他嫂子王氏有姦王氏平日倚逞刁潑毀罵街坊昨日被小的們捉住見有底衣爲證夏提刑因問保甲蕭成那王氏怎的不見蕭成怎的好回節級放了只說王氏脚小路上走不動便來那韓二在下邊兩隻眼只看着西門慶良久西門慶欠身望夏提刑道長官也不消要這王氏想必王氏有些姿色這光棍來調戲他不遂捏成這個圈套因叫那爲首的車淡上去問道你在那里捉住那韓二來衆人道昨

日在他屋裡捉來又問韓二。妙。問。王氏是你甚麼人保甲道是他
他嫂子兒又問保甲這夥人打那里進他屋裡保甲道越
牆進去西門慶大怒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他既是小叔
王氏也是有服之親莫不不許上門行走相你這起光棍
你是他什麼人如何敢越牆進去。却亦有理。况他家男子。強詞可畏。
。官。府。如。何。知。得。越。切。不在又有幼女在房中非姦即盜了。百。忙。中。喝令左右拏
夾棍來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逆流况
四五個都是少年子弟出娘胞胎未經刑杖一個個打的
號哭動天呻吟滿地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口分付
韓二出去聽候把四個都與我收監不日取供送問四人

到監中都互相抱慫個個都懷鬼胎監中人都嚇恐他你
四個若送問都是徒罪到了外府州縣皆是死數這些人
慌了等的家下人來送飯稍信出去教各人父兄使錢上
下尋人情內中有拏人情央及夏提刑夏提刑說這王氏
的丈夫是你西門老爹門下的夥計他在中間扭着要送
問同僚上我又不好處得你須還尋人情和他說去也有
。帶。一。筆。妙。絕。央吳大舅出來說的人皆知西門慶家有錢不敢來打點
四家父兄都慌了會在一處內中一個說道也。不。依。情。不消再央
。只。在。這。邊。口。中。說。出。妙。妙。吳千戶他也不依我聞得人說東街上住的開綉絹舖應
大哥兄弟應二和他契厚咱不如湊了幾十兩銀子封與

應二教他替咱們說說管情極好于是車

店情色也捉好氣也的車也也使銀子財也故加一開為首每人拏十兩銀子來共湊了

子齊到應伯爵家字皆用之筆西門慶說伯爵收下打躬

去了他娘子兒便說你既替韓力擺布這起人如

何又攬下這銀子反替他說方便不惹韓夥計怪伯爵道

我可知不好說的我別自有處因把銀子兌了十五兩句

放袖中早到西門慶家西門慶還未回來伯爵進所上只

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內出來頭帶瓦楞帽兒插着金

頭蓮瓣簪子身上穿着蘇州絹直裰玉色紗襖兒涼鞋淨

襪說道二爹請客位內坐交畫童兒後邊拿茶去說道小

厮我使你拏茶與應二爹你不動且要子兒等爹來家看

我。說。不。說。得寵口那小厮就拏茶去了伯爵便問你爹何

門裡還沒來家書童道剛纔答應的來說爹衙門散了和

夏老爹門外拜客去了二爹有甚話說伯爵道沒甚話書

童道二爹前日說的韓夥計那事爹昨日到衙門裡把那

夥人夥打了收監明日做文書還要送問他伯爵拉他到

僻靜處和他說如今又一件那夥人家屬如此這般聽見

要送問都害怕了昨日晚夕到我家哭哭啼啼再

央及我教對你爹說我想我已是替韓夥計說

好管他的惹的韓夥計不怪沒奈何教也

第一奇書 三十四回

五兩銀子看你取巧對你爹說看怎麼

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遞與書童書童打開看

錠零四塊說道既是應二爹吩咐教他再拏五兩

的替他說還不知爹肯不肯昨日吳大舅親自來和爹說

了爹不依小的蛇燥臉兒好大面皮實對二爹說小的這

銀子不獨自一個使還破些鈔兒轉達知俺生哥的六娘

遠個灣兒替他說纏了他此事伯爵道既如此等我和他

說你好及替他上心些他後晌些來討回話書童道

如多早來家你教他明日早來罷說畢伯爵去了

銀子拏到銀子留下二兩五錢來教人買了一罐金華

酒兩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鮮魚一肘蹄子二錢頂皮

酥菓餡餅兒一錢銀子的擦穰捲兒送到來與兒屋裏來

及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安排端正那一日潘金蓮不在

家從早間就坐轎子往門外潘姥姥家做生日去了

妙書童使畫童兒用方盒把下飯先拏在李瓶兒房中

後又提了一罈金華酒進去李瓶兒便問是那裏的畫童

道是書童哥送來孝順娘的李瓶兒笑道賊囚他怎的孝

順我良久書童兒進來見瓶兒在描金炕床上引着玳瑁

貓兒和哥兒耍子因說道賊囚你送了這些東西來與誰

吃那書童只是笑李瓶兒道你不言語笑是怎的說書童

無禮之甚

道小的不孝順娘。鳳誰李瓶兒道賊囚你李白好的怎麼孝順我你不說明白我也不吃那書童把酒打開菜蔬都擺在小桌上教迎春取了把銀素篩了來傾酒在鍾內雙手遞上去跪下說道娘吃過等小的對娘說李瓶兒道你有甚事說了我總吃不說你就跪一百年我也是不吃又道你起來說那書童于是把應伯爵所央四人之事從頭訴說一遍他先替韓贛計說了不好來說得夾及小的先來稟過娘等爹問你說是小的說只假做花大曲曲折折那頭使人來說小的寫下個帖兒在前邊書房內只說是娘過與小的教與爹看娘再加一美言况昨日衙門裡爹

已是打過他爹胡亂做個處斷放了儘罷也是老大陰陽李瓶兒笑道原來也是這個事不打緊等你爹來家我情可嘆和他說就是了。你平白整治這些東西來做什麼又道賊囚你想必問他起發些東西了書童道不瞞娘說他送了小的五兩銀子李瓶兒道賊囚你倒且是會排舖撥錢于是不吃小鍾旋教迎春取了箇大銀盞花盃來先吃了兩無禮之甚鍾然後也回斟一盃與書童吃書童道小的不敢吃吃無禮之甚了快臉紅只怕爹來看見李瓶兒道我賞你吃怕怎的于是磕了頭起來一吸而飲之李瓶兒把各樣羹飯揀在一箇碟兒裏教他吃那小厮一連陪他吃了兩大盃怕臉紅就

不敢吃就出來了到了前邊鋪子裡還剩了
飯擺在櫃上又打了兩提鐲酒請了傅夥計賞四陳敬齋
來興兒玳安兒衆人都一陣風捲殘雲吃了箇淨光就忘
了教平安兒吃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把嘴谷都着不想
西門慶約後晌從門外拜了客末家平安看見也不說那
書童聽見喝道之聲慌的收拾不迭兩三步到廳上與
西門慶接衣服西門慶便問今日沒有人來書童道没人西
門慶脫了衣服摘去冠帽帶上巾幘走到書房內坐下書
童兒取了一盞茶來遞上西門慶呷了一口放下因見他
面帶紅色便問你那裡吃酒來這書童就向桌上取下
如取出一紙柬帖與西門慶瞧說道此是後邊大娘叫小
的到房裡與小的說是花大舅那裡送來說車淡等事
大娘教小的收着與爹瞧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不想臉
就紅了西門慶把帖觀看上寫道犯人車淡四名乞青目
看了遞與書童分付放在我書篋內教答應的明日衙門
裏稟我書童一直接了放在書篋內又走在旁邊侍立西
門慶見他吃了酒臉上透出紅白來紅靛靛唇兒露着一
口糯米牙兒如何不愛于是淫心輒起搜在懷裡兩箇親
嘴嚙舌頭那小郎口噴香茶蘸花餅身吐薰的噴鼻香西
門慶用手撩起他衣服褪了花褲兒摸弄他屁股因爲好

他少要吃酒。只怕糟可臉。書童道：「分付小的知道。」兩箇在屋裡正做一處。忽一箇青衣人騎了一匹馬，走到大門首，跳下馬來，向守門的平安作揖，問道：「這裡是開刑的西門？」老爹家那平安兒因書童兒不請他吃東道，把嘴頭子撇着，止沒好氣，半日不答應。那人只顧立着，說道：「我是帥府周老爺差來送轉帖與西門老爹看，明日與新平寨坐營須老爹送行在永福寺擺酒，也有荆都監老爹掌刑。夏老爹營里張老爹每位分資一兩，送來報知。緊門上哥，寫稟進去，小人還等回話。」那平安方拿了他的轉帖入後邊，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書房內，走到裏面，轉過松墻，只見書童

童兒在窗外臺基上坐的，見了平安，擺手兒。那平安就知西門慶與書童幹那不急的事，悄悄走在窓下，聽覷半日，聽見裏邊氣呼呼跣的地，平一片聲响，西門慶叫道：「我的兒，把身子調正着，休要動。」就半日沒聽見動靜，只見書童出來，與西門慶香水洗手，看見平安兒，盡童兒在窓子下，站立把臉飛紅，往後邊掣水去了。平安拿轉帖進去，西門慶看了，取筆畫了，知分付後邊問你二娘討一兩銀子，教你姐夫封了，付與他去。平安兒應諾去了。書童拿了水來，西門慶洗畢手，回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便問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你吃。西門慶看見桌子底下放着一罇金華酒。

便問是恐裏的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只說
我一時要想些酒兒吃旋使小廝街上買了這罈酒來打
開只吃了兩鍾兒就懶待吃了西門慶道阿呀前頭放着
酒你又拿銀子買前日我賺了丁盤子四十罈河清酒丟
在西廂房內你要吃時教小廝拿鑰匙取去李瓶兒還有
頭裡吃的一碟燒鴨子一碟鷄肉一碟鮮魚沒動教迎春
安排了四碟小菜切了一碟火蒸肉放下桌兒在房中陪
西門慶吃酒西門慶更不問這喫飯是那里可見平日家
中受用這樣東西無日不吃西門慶飲酒中間相起問李
瓶兒頭裡書童拿的那帖兒是你與他的李瓶兒道是阿

○花○大○勇○那○里○來○說○教○你○饒○了○那○夥○人○罷○西○門○慶○道○前○日
吳○大○勇○來○說○我○沒○依○若○不○是○我○定○要○送○間○這○起○光○棍○既○是
他○那○里○分○上○我○明○日○到○衙○門○裏○每○人○打○他○一○頓○放○了○罷○李
瓶兒道又打他怎的打的那雌牙露嘴什麼模樣西門慶
道衙門是這等衙門我管他雌牙不雌牙還有比他好貴
的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做這刑名官早晚公門中與人
行些方便兒也是你箇差騰別的不打緊只積你這點孩
兒罷西門慶道可說什麼哩李瓶兒道你到明日也要少
撥打人得將就將就些兒那里不是積福處西門慶道公
事可惜不的情兒兩個正飲酒中間只見春梅掀簾子進

來見西門慶正和李瓶兒腿壓着腿兒吃酒說道你每自
在吃的好酒兒這咱晚就不想使個小廝接接娘去只有
來安兒一個跟着轎子隔門隔戶只怕來晚了你倒放心
西門慶見他花冠不整雲鬢蓬鬆便滿臉堆笑道小油嘴
兒我猜你睡來李瓶兒道你頭上挑線汗巾兒跳扯去了
還不往下拉拉因讓他好甜金華酒你吃鍾兒西門慶道
你吃我使小廝接你娘去那春梅一手接着桌兒且堯鞋
因說道我總睡起來心裡惡拉拉懶待吃西門慶道你看
不出來小油嘴吃好少酒兒李瓶兒道左右今日你娘不
在你吃上一兒怕怎的春梅道六娘你老人家日飲我

呆甚

心裡本不待吃俺娘在家不在家便怎的就是娘在家遇
着我心不耐煩他讓我我也不吃西門慶道你不吃阿口
茶兒罷我使迎春前頭叫個小廝接你娘去因把手中吃
的那盞木樨芝蔴薰筍泡茶遞與他那春梅似有如無接
在手裡只呷了一口就放下了一路寫其說道你不要教
迎春叫去我已叫了平安兒在這裡他還大些西門慶隔
窗就叫平安兒那小廝應道小的在這裡伺候西門慶道
你去了誰看大門平安道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上西門
慶道既如此你快擎箇灯笼接去罷平安兒于是逕擎了
灯笼來迎接潘金蓮迎到半路只見來安兒跟着轎子從

南來了，原來兩個是熟抬轎的，一個叫張鳳兒，一個叫
聰兒，走向前，一把手拉住轎杠了，說道：小的來接娘來了。
金蓮就叫平安兒問道：是你爹使你來接我，誰使你來平
安道：是爹使我來，倒少是姐使了。小的接娘來了。金蓮道：
你爹想必衙門裡沒來家，平安道：沒來家，門外拜了人，從
後晌就來家了。在六娘房裡吃的好酒兒，若不是姐旋時
了小的進去，催逼着擎燈籠來接娘，還早哩。小的見來安
一個跟着轎子，又小，只怕來晚了，路上不方便，須得個大
的兒來接。纔好。小的纔來了。金蓮又問你來時你爹在那
里。平安道：小的來時，爹還在六娘房裡吃酒哩。姐稟問了

爹，總打發了小的來。金蓮聽了，在轎子內半日沒言語，
冷笑罵道：賊強人，把我只當亡故了的一般。一發在那淫
婦屋裏睡了長覺罷了。到明日只交長遠筒，還那尿胞種
只休要晌午錯了。張川兒在這裡聽着，也沒別人，你脚踏
千家門，萬家戶，那裡一箇總尿出來的孩子，擎整綾段尺
頭裁衣裳，與他穿。你家就是王十萬使的使不的，張川兒
接過來道：你老人家不說小的，也不說這箇，可是使不
的不說，可惜倒只恐折了他花麻痘疹，還沒見好容易就
能養活的大。去年東門外一箇大庄屯人家，老兒六十歲，
見住着祖父的前程，手裏無碑記的銀子，可是說的牛馬

成羣米糧無數了。養侍妾成羣穿袍兒的身邊。有十七
八箇要箇兒子花看樣兒也沒有。房裏裏打齋西寺裡修
供拾經施像。那里沒求到。不想他第七箇房裏生了箇兒
了。喜歡的了不得。也像咱富家的一般。成日如同掌兒上
看擎錦繡窩兒裡抱大糊了三間。雪洞兒的房買了四五
箇。養娘扶持成日見了風也急的。那消三歲。因出痘疹。丟
了。又是一箇人家。休怪小的說。倒是潑丟潑養的。還好金蓮道
丟潑養恨不得成日金子兒裏着他。哩平安道小的還有
椿事對娘說。小的若不說到明日。娘打聽出來。又說小的
不是了。便是韓賤計說的那般人。爹衙門裏都夾打了。教

在監裡要送問他。今早應二爹來和書童兒說話。想必
了幾兩銀子。大包子。拿到舖子裡就便。

買了許多東西。噯飯在來與屋裏教他媳婦子。整治了。撥
到六娘屋裏。又買了兩餅金華酒。和六娘吃了。又走到
前邊舖子裡。和傅二叔。賁四姐。夫代安。來與眾人打夥兒。
直吃到爹來家時。分總散了。金蓮道。他就不該你吃些平
。他讓小的好不大胆的。蠻奴才把娘每還不放在心
上。不該小的說。還是爹慣了他。爹先不先和他在書房裡
幹的。離齷營生。况他在縣裏當過門子。什麼事兒不知道。
爹若不早把那蠻奴才打發了。到明日咱這一家人吃他。

弄的壞了。各人吃各人的醋妙絕金蓮問道在你六娘屋裏吃酒吃

的多大回平安兒道吃了好一日兒小的看見他吃的臉

兒通紅終出來金蓮道你爹來家就不說這一句兒平安道

爹也打牙粘住了說什麼金蓮罵道怎賊沒廉耻的昏君

強盜賣了兒子招女婿彼此騰倒着做然則琴童豈不自賣了兒子乎

付平安等他再和那蠻奴才在那裡幹這齷齪營生你就

來告我說平安道娘分付小的知道娘也只放在心裡休

要題出小的一字兒來于是跟着轎子直說到家門首潘

金蓮下了轎先進到後邊拜見月娘月娘道你住一夜懼

的就來了金蓮道俺娘要留我住他又招了俺姨那裏

箇十一歲的女孩兒在家過活都擠在一箇炕上誰住他

又恐怕隔門隔戶的教我就來了俺娘多多上覆姐姐

謝重禮于是拜畢月娘又到李嬌兒孟玉樓眾人房裡都

拜了回到前邊打聽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裏說話逕來拜

李瓶兒李瓶兒見他進來連忙起身笑着迎接進房裏來

說道姐姐來家早請坐吃鍾酒兒教迎春快拏座兒與你

五娘坐金蓮道今日我偏了孟重復吃了雙席兒不坐了

說着揚長抽身就去了西門慶道好奴才恁大胆來家就

不拜我拜兒那金蓮接過來道我拜你還沒修福來哩奴

才不大胆什麼人大胆看官聽說潘金蓮這幾句話分明

文心幻弄至此

